

期五十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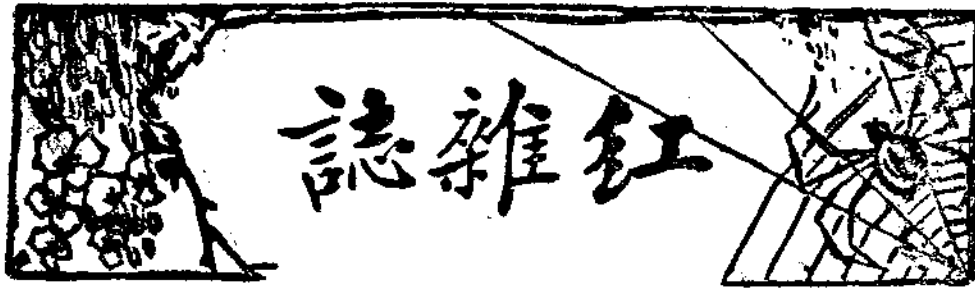
任主鶴獨

誌 紅 雜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第三十五期目次

長篇武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八回) (五張) 不肖生

遊戲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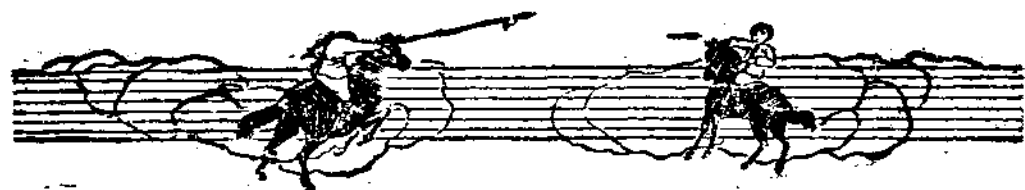
- 紅閨懷人新開篇 金純女士
- 懶人談話會 程瞻廬
- 浴日續錄 胡寄塵
- 新山歌 朱楓隱
-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嚴獨鶴
- 上海奇怪人 姚民哀
- 聽雨樓隨筆 王定庵
- 諧談四則 朱楓隱
- 笑話新錄 姚廣慶
- 鄉下人不識西文 程瞻廬
- 老婆和鹹肉 吳覺迷
- 不亦快哉 伍受真
- 紅聯 戚飯牛
- 吹毛錄 翁小琴
- 薺菜開花結牡丹 穎川秋水

短篇小說

- 乾淨的心 嚴獨鶴
- 迎猛將 程瞻廬
- 金錢萬能 胡寄塵
- 二十八歲 嚴笑孫
- 誰疼愛他 范烟橋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 第三十五回 造謠言當面搗鬼
中詭計背地求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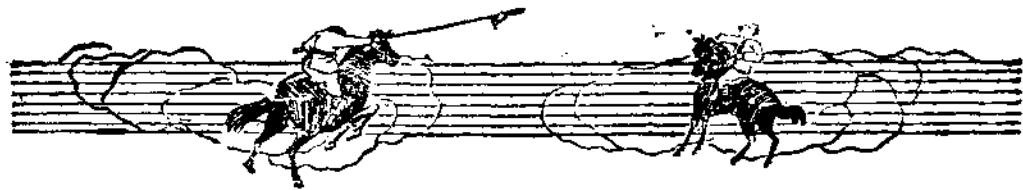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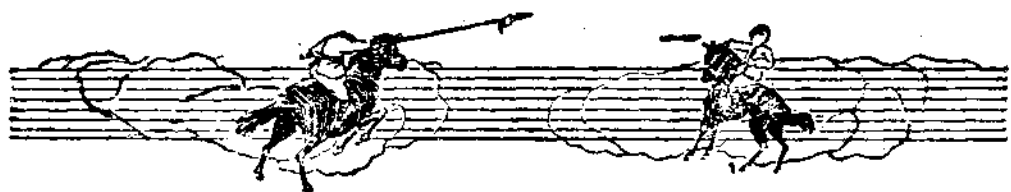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八回 陸鳳陽決心雪公憤 常德慶解餉報私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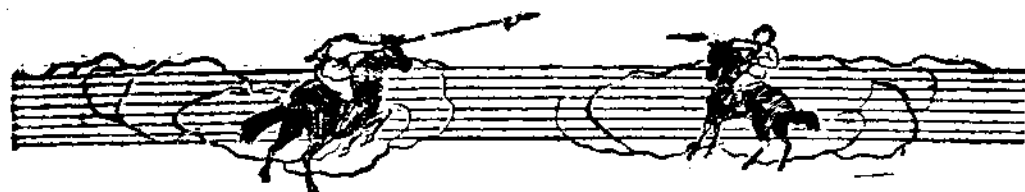
話說陸鳳陽正扭着常德慶不放。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陸鳳陽是在趙家坪受了驚嚇的人。驚魂才定。又聽得有如千軍萬馬殺來的聲響。如何能不驚得連問怎麼呢。陸小青早已跑出客堂。朝大門口一望。祇見一大羣的人。爭着向門裏擠進來。陸小青眼快。認得在前面的幾個人。都是附近的大農戶。平日常和自己父親來往的。料知沒甚兇事。才放了心。急轉身告知陸鳳陽。常德慶笑道。你家有客來了。更用不着我。在這裏。我這髒樣子。或者人家還要討厭呢。說着脫開了陸鳳陽的手。往外便走。陸鳳陽肩上的傷。此時已全不覺痛了。見常德慶執意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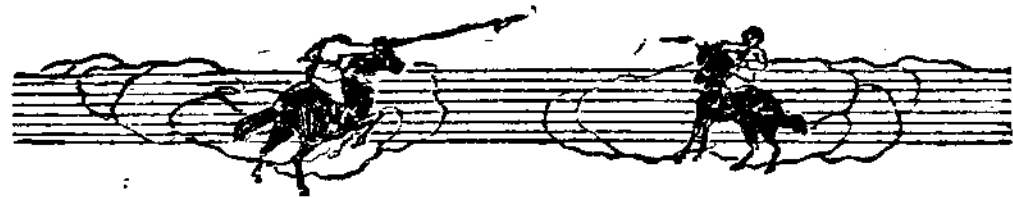
祇得立起身送出來。一面看許多農戶來幹甚麼。祇見大門以內擠得滿滿的人。足有八九十個。一個個面帶怒容。見陸鳳陽送一個叫化出來。都現出詫異的樣子。立在前面的幾個人。迎着陸鳳陽。略轉了些笑臉問道。陸大哥不是受了重傷嗎。怎麼就好了呢。原來傷的不重麼。陸鳳陽向說話的人。指了指常德慶道。等我送了客回頭。再和諸位詳說。陸鳳陽直送到大門外。拉了常德慶的手。兩眼像要下淚的樣子說道。到舍間來的這許多人。不問可知。是我商量報復的事。我若不能報這回的仇。死在九泉之下的衆兄弟。也不能饒恕我。你老兄若不能幫我。我這仇就到死也報不了。常德慶摔開手。不悅道。太囉唆了。教人不耐煩。我既說了要報仇。也不能坐在你家中報。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陸鳳陽陪笑作揖道。我委實是氣糊塗了。老兄雖不耐煩。但我仍得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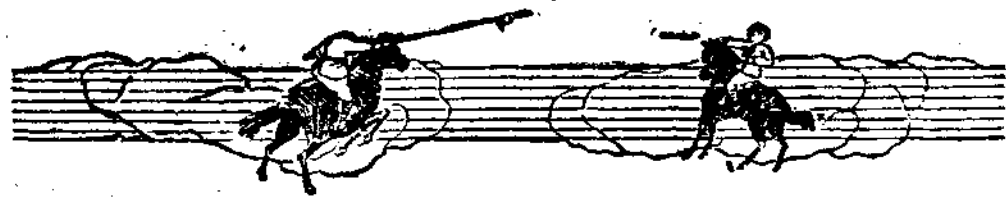
問。一。句。老。兄。此。去。何。時。再。來。萬。一。有。緊。急。的。事。教。我。去。那。裏。尋。找。老。兄。
常。德。慶。一。面。往。前。走。着。一。面。答。道。這。也。用。不。着。問。你。有。緊。急。的。事。我。自。
然。會。來。我。便。說。給。你。的。地。方。你。也。找。尋。我。不。着。陸。鳳。陽。不。敢。再。說。望。着。
他。一。偏。一。點。的。走。得。遠。了。才。回。身。進。屋。此。時。陸。小。青。已。教。家。下。人。搬。出。
許。多。椅。櫈。在。大。廳。上。給。衆。農。戶。坐。了。剛。才。問。陸。鳳。陽。話。的。幾。個。人。見。陸。
鳳。陽。進。來。先。起。身。說。道。我。等。聽。得。大。哥。受。了。重。傷。都。放。心。不。下。所。以。約。
齊。了。來。瞧。大。哥。衆。人。也。都。立。起。身。來。陸。鳳。陽。讓。坐。申。謝。了。幾。句。說。道。我。
的。傷。已。承。剛。才。送。出。門。的。那。位。常。大。哥。給。我。治。好。了。並。留。下。許。多。靈。丹。
在。這。裏。教。分。給。受。傷。的。衆。兄。弟。說。時。取。出。那。紙。包。藥。粉。交。給。一。個。年。老。
的。人。道。往。年。的。舊。例。打。勝。了。得。治。酒。大。家。痛。飲。一。番。打。敗。了。各。自。歸。家。
休。養。死。了。的。歸。家。屬。領。埋。傷。了。的。歸。自。家。醫。治。惟。今。年。不。能。依。照。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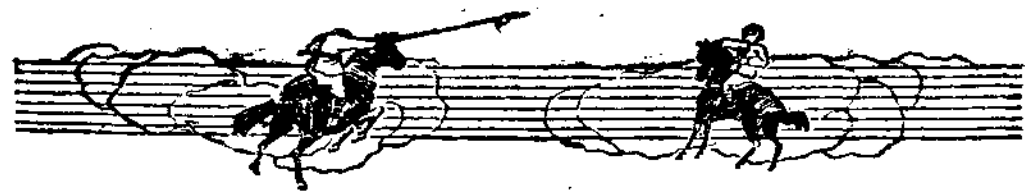
的。舊。例。因。平。江。人。得。了。外。來。的。人。助。陣。才。能。轉。敗。爲。勝。並。不。是。我。們。鬥。
平。江。人。不。過。從。來。爭。水。陸。碼。頭。沒。有。外。來。人。幫。場。的。况。且。他。們。這。幫。場。
的。不。是。尋。常。人。我。們。衆。兄。弟。都。死。傷。在。那。人。的。梅。花。針。底。下。情。形。實。在。
太。慘。我。這。回。拚。着。不。要。命。了。總。得。設。法。報。這。番。的。仇。恨。衆。人。都。流。下。淚。
來。爭。着。說。道。我。等。到。這。裏。來。一。則。爲。瞧。大。哥。的。傷。勢。一。則。爲。要。商。量。報。
前。番。的。仇。我。等。多。是。目。擊。當。時。情。形。的。人。若。不。是。逃。跑。得。快。也。和。衆。兄。
弟。一。樣。死。的。死。傷。的。傷。了。也。不。知。平。江。人。從。那。裏。請。來。的。那。個。妖。人。用。
的。甚。麼。邪。法。祇。將。手。往。兩。邊。一。撒。我。們。這。邊。的。人。就。紛。紛。往。地。下。栽。倒。
他。們。都。回。身。打。跛。脚。老。虎。似。的。一。下。一。個。可。憐。死。傷。的。衆。兄。弟。那。一。個。
能。明。白。是。如。何。死。傷。的。呢。這。仇。不。報。要。我。等。活。在。這。裏。的。何。用。陸。大。哥。
尙。肯。拚。着。性。命。不。要。我。等。中。若。有。一。個。畏。死。貪。生。的。已。死。衆。兄。弟。的。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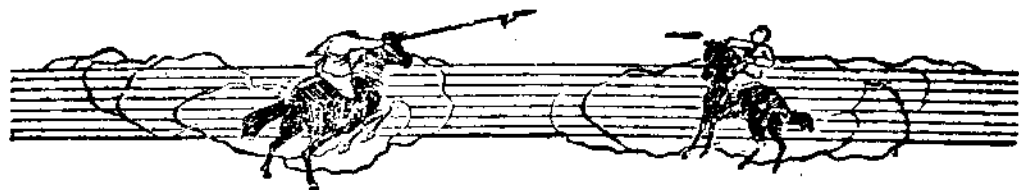
靈。決。不。讓。他。活。着。衆。人。說。時。有。放。聲。大。哭。的。陸。鳳。陽。揚。手。止。住。道。大。丈。夫。做。事。要。做。就。拚。着。性。命。去。做。哭。是。不。中。用。的。徒。然。滅。了。自。己。的。威。風。他。們。能。請。得。着。外。來。的。幫。場。我。們。也。請。得。着。剛。才。我。送。出。門。的。常。大。哥。就。是。一。個。英。雄。豪。傑。之。士。我。已。拜。求。了。他。承。他。答。應。了。替。我。們。報。仇。雪。恨。諸。位。且。回。去。拿。這。藥。粉。將。衆。兄。弟。的。傷。治。好。了。祇。等。常。大。哥。一。來。商。量。了。報。復。的。方。法。我。卽。傳。知。諸。位。衆。人。中。有。問。常。大。哥。是。那。裏。人。怎。生。到。這。裏。來。的。陸。鳳。陽。將。轎。擡。撞。了。常。德。慶。及。自。己。跟。人。糾。合。長。工。去。打。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轉。憂。爲。喜。一。個。個。眉。飛。色。舞。的。辭。了。陸。鳳。陽。帶。着。常。德。慶。給。的。傷。藥。醫。衆。人。的。傷。去。了。且。慢。在。下。寫。到。這。裏。料。定。看。官。們。心。裏。必。然。有。些。納。悶。不。知。常。德。慶。畢。竟。是。個。甚。麼。人。如。何。來。得。這。般。湊。巧。這。其。間。的。原。委。也。正。是。說。來。話。長。而。且。說。出。來。在。現。在。一。般。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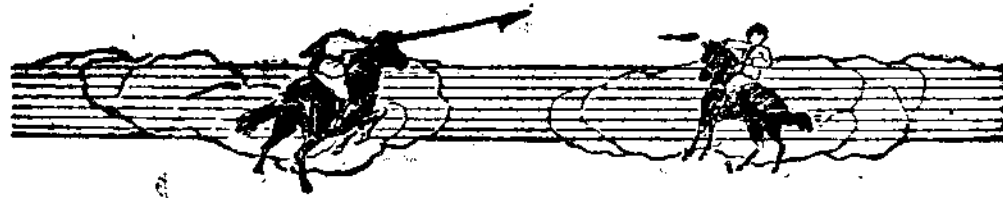
眼。中。看。了。說。不。定。要。罵。在。下。所。說。的。全。是。面。壁。虛。造。鬼。話。連。篇。以。爲。於。今。的。湖。南。並。不。曾。搬。到。外。國。去。何。嘗。聽。人。說。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事。蹟。又。何。嘗。見。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不。都。是。些。憑。空。捏。造。的。鬼。話。嗎。其。實。不。然。於。今。的。湖。南。實。在。不。是。四。五。十。年。前。的。湖。南。祇。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聽。了。在。下。這。些。話。大。概。都。得。含。笑。點。頭。不。罵。在。下。搗。鬼。至。於。平。瀏。人。爭。趙。家。坪。的。事。直。到。民。國。紀。元。前。三。四。年。才。革。除。了。這。種。爭。水。陸。碼。頭。的。惡。習。慣。洞。庭。湖。的。大。俠。大。盜。素。以。南。荆。橋。北。荆。橋。魚。磯。羅。山。幾。處。爲。淵。藪。遜。清。光。緒。年。間。還。猖。獗。的。了。不。得。這。回。常。德。慶。出。頭。正。是。光。緒。初。年。的。事。趁。這。時。將。常。德。慶。的。來。歷。交。待。一。番。方。好。騰。出。筆。來。寫。以。下。爭。水。陸。碼。頭。的。正。傳。常。德。慶。原。是。江。西。撫。州。人。他。父。親。常。保。和。是。一。個。做。木。排。生。意。的。人。湖。南。人。稱。做。木。排。生。意。的。謂。之。排。客。照。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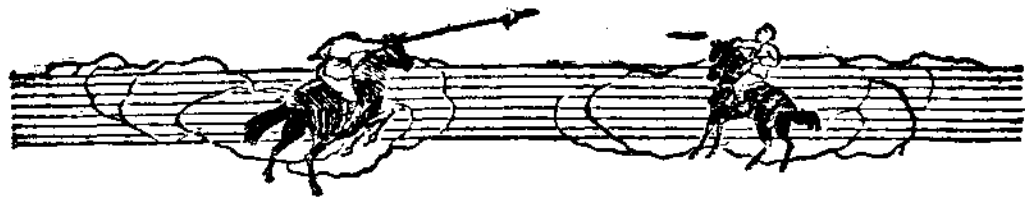
當排客的。不是有絕高的武藝。便得有絕高的法術。湖南辰州地方。本來產木料。風習又最迷信神權。會符咒治病的極多。所以辰州符。是全國有名的。辰州的排客。沒一個不是有極靈驗極高強法術的。因為湖南人迷信。相傳說洞庭湖的龍王。最是氣度仄狹。手下的蝦兵蟹將。更最喜興風作浪的。危害行船。不論來往的船隻。預備過湖的前一日。總得齋戒沐浴。鳴鑼放炮。跪拜船頭。求龍王爺保佑。在經過湖心的時候。船中老幼男女。都得寂靜無譁。不但不敢在湖中有猥褻的行爲。便是略近不敬不謹的話。也不敢說出半句。說是祇要有一言半語。觸犯了龍王爺。或蝦兵蟹將。立時風波大起。那船就或翻或沉。那排就或散或停在湖心打盤旋。和被人牽住了一般。再也行走不動。法術好的排客。到了這種時候。就要有本領和龍王爺抵抗。排客駕着木排。到湖北銷



售了。得了現金。須搭帆船回家。在洞庭湖經過的時候。就得防備大盜。會武藝的排客。在這種關頭。便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常保和雖是江西人。却很會辰州的法術。武藝更是好到絕頂。常德慶才得十歲的時候。常保和就將他帶在跟前。教他的武藝。祇因常保和所會的武藝。是陰勁功夫。常德慶的身量。又天賦的瘦小。練到一十五歲。形像便活。是一隻猿猴。身子比猿猴還快。十八歲上。常保和死了。他不願意繼續做那木排生意。在湖南藩司衙門裏。謀了一份口糧。那時的藩台。獨具隻眼。能看出常德慶是個好身手的漢子。來格外提拔他。當了一名貼身的護衛。每次有重要的差遣。總是教常德慶去。從來不曾失過事。那時解赴都門的丁漕銀兩。若沒有水陸兩路的英雄保護着。出了湖南界。就不得過湖北界。過了湖北界。又不得過河南界。祇要能過了河南



界。便。可。望。平。安。無。事。的。解。進。北。京。了。湖。南。專。保。解。丁。漕。銀。兩。的。姓。羅。名。有。才。獨。身。保。了。五。十。年。水。陸。兩。道。的。強。人。從。不。敢。過。問。這。時。羅。有。才。的。年。紀。已。有。八。十。多。歲。了。他。兒。子。羅。春。霖。不。忍。八。十。多。歲。的。父。親。再。去。飽。受。風。霜。飽。就。驚。恐。力。勸。羅。有。才。遞。辭。呈。乞。休。養。羅。有。才。每。年。一。次。的。力。辭。辭。到。第。三。年。病。了。下。來。實。在。再。不。能。奉。命。了。藩。台。祇。得。準。了。因。此。才。極。力。的。物。色。人。才。兩。三。年。提。拔。常。德。慶。在。跟。前。隨。時。留。心。觀。察。知。道。是。個。可。靠。的。人。羅。有。才。既。是。病。了。藩。台。便。叫。常。德。慶。到。簽。押。房。裏。問。他。能。不。能。保。解。丁。漕。銀。兩。此。時。常。德。慶。的。年。紀。祇。二。十。二。歲。少。年。人。練。了。一。身。本。領。目。空。一。切。那。知。道。江。湖。上。的。厲。害。當。下。便。隨。口。答。道。小。的。承。大。人。格。外。栽。培。雖。教。小。人。赴。湯。蹈。火。小。的。也。得。奉。命。何。况。於。今。是。太。平。盛。世。不。過。要。小。的。在。沿。途。照。顧。照。顧。那。裏。真。有。目。無。王。法。的。賊。子。敢。冒。死。



來。盜。竊。羅。有。才。保。解。了。五。十。年。何。嘗。有。一。次。曾。有。賊。子。敢。出。來。侵。犯。過。小。的。情。願。保。解。以。報。大。人。格。外。栽。培。的。恩。藩。台。聽。了。異。常。歡。喜。即。交。了。三。十。萬。兩。丁。漕。銀。給。常。德。慶。點。了。三。十。名。精。壯。兵。士。隨。船。照。顧。送。出。湖。南。地。界。常。德。慶。結。束。停。當。帶。了。應。用。兵。器。押。着。一。號。大。官。船。的。銀。兩。從。長。沙。動。身。往。湖。北。進。發。下。水。船。行。迅。速。祇。兩。日。就。過。了。洞。庭。湖。次。日。又。安。然。無。事。的。經。過。了。魚。磯。魚。磯。以。下。三。十。里。便。是。羅。山。隨。船。的。三。十。名。兵。士。祇。待。過。了。羅。山。即。回。長。沙。銷。差。這。夜。船。泊。在。羅。山。底。下。常。德。慶。在。童。年。的。時。候。就。隨。着。他。父。親。常。保。和。往。來。兩。湖。之。間。湘。江。沿。岸。的。強。人。俠。士。雖。見。識。得。不。多。然。甚。麼。所。在。是。強。人。出。沒。的。地。方。耳。裏。時。常。聽。得。常。保。和。說。腦。筋。裏。是。能。記。憶。的。羅。山。本。是。湘。江。岸。強。人。的。第。一。個。巢。穴。裏。面。好。本。領。的。人。極。多。常。德。慶。也。就。不。敢。怠。慢。教。衆。兵。士。不。要。解。裝。休。

紅閨懷人新開篇

金純女士

前閱一貴雜誌有紅閨福新開篇。句工詞艷。讀之齒頰生芳。不自藏拙。率爾效顰。作紅閨懷人曲。以博讀者一粲。

滿樹紅梅欲雪天。參差紅屋露花磚。紅燭一帶多華麗。和合窗紅碧玻璃鎖暮烟。上擺着紅木妝檯。雕製巧。下鋪着滿堂紅毯夾綠氈。

紅閨懷人新開篇



乾淨的心

嚴獨鶴

上海最熱鬧的地方。無過於遊戲場。遊戲場中最熱鬧的場所。又無過於大鼓場。凡是逛過遊戲場的大約總聽見過大鼓場內那種千奇百怪的聲音。也總看見過大鼓場內那種烏烟瘴氣的景象。若問大鼓場爲什麼緣故。能鼓亂烘烘吸引着這許多人。老實說一句。還是那幾個女子大鼓的魔力。某遊戲場主人。是最會揣摩社會心理的。他知道這女子大鼓。很能號召遊客。便一年到頭。絡繹不絕的羅致那些女大鼓家。那大鼓台的正中牆壁上。玉咧鳳咧什麼姑娘咧。種種女子大鼓的牌子。掛得

乾淨的心

一

紅閨懷人新開篇

壁間是紅聯數幅名人筆。盤中
是紅橘黃柑置座偏。幾剪紅花瓶
內插紅梨交椅坐嬋娟。紅顏綠
鬢多丰韻。紅暈雙渦翠黛妍。玫
瑰紅衫衣稱體。紅裙百褶鏡花邊
高跟鞋子紅絲襪。手套紅絨暖
勝綿。耳上紅鑽光閃爍。紅藍寶
石綴胸前。尺方帕子妃紅色。綉
的是紅藕花深蝴蝶眠。袖掩紅腮
情脈脈。手拈紅豆意悵悵。儂與
個郎是分離恰值紅櫻放。到如今
紅瑞香開又一年。想當初同處紅

乾淨的心

二

密密層層。其中也有幾個男子大鼓。和什麼唱快書說相聲的。倒都成了附屬品了。這樣一來。他這家遊戲場的營業。果然比別家格外發達。但是女子會唱大鼓的。畢竟人數還不多。換來換去。左右也不過是這幾個人。大家聽得也似乎有些厭了。這一年正月裏。那遊戲場的大鼓台上。又換上許多新牌子。但牌子是新的人。却還是些舊的。祇有掛在最前的一塊小牌子上。面寫着『櫻姑娘』三個字。倒是個新人物。

那些遊客一見了這塊牌子。就知道這櫻姑娘。並不是什麼大角色。因為他要是個名角。那遊戲場主人。早已要在報上登着廣告。大吹特吹了。便是省幾個錢。不登廣告。也得用塊大牌子。寫上斗大的名字。纔算場面不錯。而且登台的時間也。一定要排在最後。請他壓台。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如今這櫻姑娘。雖是個新角。却無聲無臭。一

樓多樂趣。紅窗韻事。共流連。春
 日裏。紅欄並倚。觀春景。看不盡紅
 紫芬芳。鬪萬千。踏遍紅塵。郊外路。
 尋紅問綠。到前川。到夏來。當空
 紅日愁炎熱。解渴紅瓜雪藕鮮。
 消晝閒。觀紅雜誌。紅簫共譜月兒
 圓。秋來楓葉紅於染。更愛紅黃
 菊影延。戲拍紅牙歌宛轉。香添
 紅袖語纏綿。嚴冬暖閣紅爐擁。
 壽眉紅茶掃雪煎。珀琥紅杯斟美
 酒。賦梅紅韻句同聯。而今是遠
 臨紅海無消息。未知道紅杏花開。

紅閨懷人新開篇

點勢派都沒有。而且登台很早。這簡直和梨園行中唱開台戲的角
 色一般。更有誰看得起呢。

這些遊客的揣測。果然不錯。櫻姑娘原是個初出道的新角。非但沒
 有名氣。并且他的技藝也很生疎。他原來是個好人家的女兒。年紀
 很輕。還祇得十三歲。祇因他老子早死了。家道很窮。祇靠着他母親
 撫養。他母親是個舊式的婦女。並沒有什麼謀生的技能。手頭既沒
 有錢。要教他帶着女兒過活。如何能支持得住。恰值他有一個親戚
 何子明。在遊戲場裏做庶務員。他看見櫻姑娘漸漸長大。面貌生得
 十分娟秀。就代他們想出一個計畫來。有一天。特地去對櫻姑娘的
 母親說。像你們這樣坐吃山空。自然不是了局。總得有個活動的方
 法纔好。櫻姑娘的母親笑道。那一個不想活動呢。但是我們母女兩
 人已窮得河涸海乾。又沒有資本。可以做什麼小生意。請問從那裏

乾淨的心

懶人談話會

可。駕。旋。擘。得。紅。箋。書。錦。字。愁。紅。
怨。綠。借。毫。傳。忽。見。那。紅。兒。侍。婢。掀。
簾。稟。報。說。道。紅。葉。渡。頭。歸。客。船。
怪。不。得。夜。夜。燈。花。紅。結。蕊。怪。不。得。
朝。朝。雀。噪。在。紅。檐。從。今。後。陽。和。春。
轉。紅。羅。帳。從。今。後。紅。枕。香。生。並。蒂。
蓮。真。個。是。紅。閨。豔。福。漫。云。仙。

懶人談話會

瞻廬

五個懶人聚在一塊兒談那懶惰的經驗。

乾淨的心

四

去活動呢。子明便道：你自己年紀老了，當然無從活動。若要活動，還得在女兒身上打算。櫻姑娘的母親一聽此話，不覺漲紅了臉道：女兒身上有什麼打算？我們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難道說人貧志短，就要轉那些下流的念頭麼？此話再也休提。子明聽他這樣說，急忙分辯道：你這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說在你女兒身上打算，並非有別的念頭，是要想教他去學習一種技藝，將來倘能靠着自己的技藝安身立命，豈不是好？櫻姑娘的母親這纔迴嗔作喜，忙又問子明：他一個女孩兒家，能學什麼技藝呢？子明方把來意說明。原來子明平日眼見那些唱大鼓的女子，賺錢很多，便想教櫻姑娘去學唱大鼓。好得他在遊戲場裏混了多年，和大鼓台上的角兒都攪得很熟了。由他介紹去拜一個師傅，仗着素日的情面，也要不到多少錢。他這番話一講，櫻姑娘的母親當然十分贊成，也十分感激。當下便

大懶道。我的鼻涕是很多的。黏黏的。挂在脣邊。覺得不滿意。取手巾來擦去。又嫌費手續。被我想出一個懶惰主意。鼻孔下面裝着兩個洋鐵小睛。落鼻涕都從睛落裏流去。既不黏脣。又省手續。這是我的心得秘訣。

二懶道。你的鼻頭上裝睛。落我的下頰上。挂垃圾桶。我生性喜吃消閑果子。瓜子花生。成日價不離嘴的吃。這兩樣東西。都不能連殼吃下。要是把那磕出的殼。一一吐在地上。覺得很費氣力。因此在下頰底下挂着一隻。

懶人談話會

再三的拜託他。從此這櫻姑娘就在鼓板絃索中討生活了。學了幾時。也會了有十幾齣大鼓。祇是唱得都不很好。論理還不能出道。祇是櫻姑娘的母親想賺錢的心切。竟有些耐不得了。便又央求着子明。叫他在遊戲場主人面前竭力保薦。那遊戲場主人。原和子明很要好的。却不下面情。就勉強應允了。好在像這樣的角色。包銀是很有限的。每月祇拿三四十塊錢。不過在台上充個數就是了。

櫻姑娘的資格。既淺技藝。又極平庸。誰也料定他是決計唱不紅的了。誰知天下事。竟多有出於意外的。他初登台的時候。人家固然不很注意到了。半個月之後。聽的人居然逐日增多了。不但多而且也竟有許多。人趕着叫好了。這樣一來。遊戲場中管事的。便有些另眼相看。將他牌上的名字。漸漸放大了。登台的時間也漸漸挪後了。……到了一個月之後。櫻姑娘三字。居然在那些遊客口中。不時的嚼。

乾淨的心

懶人談話會

小。拉。圾。桶。桶。邊。的。繩。套。在。耳。朵。上。再。要。穩。當。也。沒。有。每。逢。吃。瓜。子。和。花。生。只。把。磕。出。的。殼。舔。到。脣。邊。自。會。落。在。垃。圾。桶。裏。不。費。吹。灰。之。力。多。麼。有。趣。三。懶。道。我。比。你。們。加。倍。有。趣。我。的。嘴。上。裝。着。漏。斗。只。爲。家。裏。有。一。棵。大。桃。樹。每。逢。桃。熟。時。常。見。桃。子。從。樹。上。落。下。我。張。着。嘴。去。接。受。卻。沒。有。這。般。的。好。眼。力。使。那。桃。子。不。偏。不。倚。落。在。我。的。嘴。裏。因。此。想。得。一。個。懶。惰。方。法。成。日。價。仰。臥。在。樹。下。嘴。裏。啣。着。一。隻。大。漏。斗。桃。子。落。入。漏。斗。更。骨。碌。碌。的。滾。

乾淨的心

六

念。了。并。且。還。有。許。多。少。年。每。天。專。來。捧。場。他。一。登。台。大。家。便。不。約。而。同。的。拍。掌。叫。好。他。一。下。台。那。些。人。也。就。一。閃。而。散。表。示。是。忠。心。於。他。一。人。的。了。這。種。情。景。看。在。遊。戲。場。管。事。的。眼。中。便。趕。緊。報。告。遊。戲。場。主。人。不。等。櫻。姑。娘。的。母。親。開。口。就。立。刻。增。加。包。銀。了。……到。了。兩。個。月。之。後。各。小。報。上。便。天。天。登。着。頌。揚。櫻。姑。娘。的。文。章。了。一。般。捧。場。的。人。又。組。織。了。一。個。櫻。花。黨。小。小。一。個。櫻。姑。娘。竟。做。了。黨。魁。了。……由。兩。月。而。三。月。而。四。月。不。到。半。年。功。夫。那。櫻。姑。娘。已。成。了。大。鼓。台。上。的。台。柱。子。登。台。的。時。間。是。由。唱。開。台。戲。而。變。爲。壓。台。了。包。銀。是。由。三。四。十。元。而。加。到。每。月。三。百。元。了。并。且。三。天。兩。日。都。有。人。送。匾。送。鏡。架。送。花。籃。算。得。是。風。頭。十。足。了。但是。這。朵。櫻。花。何。以。忽。然。會。紅。到。如。此。這。其。中。的。緣。由。不。但。櫻。姑。娘。自。己。不。知。道。連。他。母。親。也。不。知。道。便。是。何。子。明。和。櫻。姑。娘。的。師。傅。也。不。知。道。祇。有。捧。他。的。人。心。裏。明。白。不。過。嘴。

到我嘴裏萬無一失多麼有趣。四懶道我也有一種心得的祕訣我的脚上搽着油漆只爲我喜穿豔色的絲襪又怕穿上脫下很費氣力因此喚了漆匠在我的脚背上面搽了一種鮮豔顏色的油漆人家只道我穿的一雙新絲襪我卻免得穿上脫下的麻煩多麼省力。五懶道我的懶惰祕訣更多可是我。今天怕勞唇舌不敢多說話過了三十年再向你們說。

懶人談話會

裏都不肯說原來他們的聽大鼓是用眼睛聽的不是用耳朵聽的再換上一句話說就是櫻姑娘既有了這副容貌便不會唱大鼓。那天在台上呆立了幾十分鐘他們也要不住的拍掌叫好哩。

櫻花黨裏面的黨員倒也不少那黨中的第一健將要算施若蘭。施若蘭倒也是個翩翩少年文才也還來得平時喜出風頭常做些詩詞登在報紙上人家見了都讚他一聲好他便格外得意他平時選色徵歌自以爲眼界很高並沒有什麼當意的人獨對於櫻姑娘十分傾倒櫻姑娘的聲價所以一天一天的高起來自然是他力捧之功在櫻姑娘自己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人家便竭力捧他也並沒發生什麼感想轉是櫻姑娘的母親對於這位施先生心裏真是十二分的感激那施若蘭也差不多天天要到他家裏來彼此的親密憑施若蘭對人說真和家人骨肉一般一天午後櫻姑娘的

乾淨的心 七

浴日續錄

寄塵

英國有丹斧。美國有克琴。吾于新年
趣事中既已言之矣。而不知英之蘇
格蘭。尙有班固也。夫中國之班固。爲
著漢書之人。無人不知之。蘇格蘭之
班固。則見於林譯吟邊燕語中。吟邊
燕語之第七則。曰蠶徵。其中人物。有
名班固者。惜林先生未嘗註原文。吾
亦不能轉引。然吟邊燕語之原本爲
Tales From Shakespeare 在在而

母親出去了。櫻姑娘正獨自一個在家裏。施若蘭又興匆匆的來了。手裏拿着一本書。笑嘻嘻地對櫻姑娘一揚道。好東西。出版了。櫻姑娘這些時。經若蘭教授也略識了些字。忙搶過那書來。一看。祇見封面上印着櫻花集三個大字。便笑道。這書印得好快。已經出來了。麼。我別的且不管。祇要看看那幾張照片。印得好不好。便罷。不好。我便要。你將這些書毀去。不准給外人看見。我常見那些唱戲的。或是唱大鼓的。都喜歡將照片印在書上。細看那面貌。十個倒有九個像活鬼。這不是漏臉。反而變成獻醜了他一面。咕咕呱呱的說着。一面便將那書翻開。看第一百便是他自己的照片。櫻姑娘左手拿着書。放得遠遠的。擎起右手。將指頭彎曲着。做了一個小圈兒。套在眼睛上。像看西洋鏡似的。觀了半天。纔點頭笑道。這張照。總算印的不錯。遠望着真像有個人。要在紙上跳下來似的。若蘭道。這第一張照。

有好事者不難一檢查也。

各種小說之性質不同。（如言情社會冒險等等）則筆墨亦宜不同。譯小說者因原著人之筆墨不同，則譯筆亦宜不同。余讀林譯小說多種，而于『大食故宮餘載』一書尤所深佩。蓋林先生筆墨於此書適為相宜，故此書比其他書為尤佳也。

前年有人在西湖築濟顛廟，倩吾為一匾一聯。余素不善為此等文，今姑為之。匾曰：仙佛之間，聯曰：直須普濟無餘濟。可笑人顛說我顛，自以為此。

浴日續錄

不過如此。你且看第二張罷。櫻姑娘便又將第一頁翻過，再看第二頁。原來第二頁上印着一張若蘭和櫻姑娘合攝的照片。櫻姑娘坐在那裏，捺鋼琴，若蘭斜倚在那琴邊，兩個人的神態都狠靈活。若蘭道：我看這一張比那一張獨照的好得多了。櫻姑娘道：那到底是獨照的好？這一張兩人照在一起，便不免裝腔做勢，很不自然。若蘭忽然對櫻姑娘看了一眼，似笑非笑的說道：你說不好麼？依我看，你兩人若能照這張照上一般，永遠厮守着就好了。櫻姑娘搖搖頭道：你這句話，我却不懂。你自我自我，為什麼要厮守在一起呢？若蘭倒被他說得笑起來了，便道：你真不懂麼？你天天唱大鼓，西廂紅樓，總不離口。你可知道紅樓上的寶玉，黛玉，西廂上的張生，鶯鶯，他們是怎樣一種味兒？櫻姑娘道：這個我那里知道呢？我唱這些東西，不過是受着師傅的教，他教給我怎樣唱，我便怎樣唱就是了。至於內

乾淨的心 九

語尙新穎也。

上海之城隍廟。於去年被火災時。有人提議從此改造爲市場。而廢棄其廟宇。然此徒託空言。決難成爲事實也。而在當時亦頗有趣語可紀。一人主張改造。又一人迷信甚深。極端反對。主張改造者徐徐問曰。試問城隍廟何自而來。城隍廟乃根據城而來者也。今城既拆去多年矣。則廟已無存在之餘地。迷信者竟無言以答。按此是探本窮源之論。真所謂頂門針也。

中的情節。我實在不明白。別說情節。便是那些詞句。我還有一大半解不來呢。若蘭聽罷。便默然不則一聲。坐了一會。也就去了。這天晚上。櫻姑娘和他母親閒談。偶然記起日間和若蘭問答的話。便講給他母親聽。他母親聽着。也不說別的。祇對他笑了一笑。說了聲。優孩子。隔了幾時。那櫻姑娘的大鼓台下。又來了一個捧場的貴客。教作樊將軍。這樊將軍原是某省的督軍。近來因爲受着政潮的影響。將地盤失去了。但是平時搜刮來的金錢。却早已盈千累萬。儘數他一輩子的受用了。當下便發了一個解甲歸田的通電。就此躲在上海。安然享福。論他年紀。已是六十以外的人了。但是興致。却比少年人還來得好。終日裏。狂嫖濫賭。揮金如土。在上海頗頗有些聲名。他一天偶然和幾個朋友。逛逛遊戲場。一見了櫻姑娘。竟十分注目。從此無

新山歌

楓隱

△徒弟苦

(一)

徒。弟。徒。弟。三。年。奴。隸。盛。粥。添。飯。
揩。檯。掃。地。蕩。烟。筒。差。我。拗。煤。頭。
倒。夜。壺。叫。我。聞。臭。氣。吃。格。哈。東。
西。嘸。油。白。菜。飯。桶。底。關。格。哈。地。
方。朝。攤。夜。捲。潮。溼。地。而。且。師。叔。
還。嫌。我。偷。懶。師。兄。還。說。我。淘。氣。
咳。我。來。做。徒。弟。原。爲。學。生。意。

新山歌

日。不。來。但。他。雖。來。捧。場。却。不。入。那。櫻。花。黨。櫻。花。黨。裏。的。黨。員。見。了。他。
也。祇。是。不。理。至。於。櫻。姑。娘。的。芳。心。中。就。格。外。沒。有。他。這。個。人。了。但。是。
那。樊。將。軍。却。自。有。目。的。武。人。的。性。子。本。來。是。很。急。的。他。不。久。便。將。他。
所。抱。的。目。的。和。一。個。親。密。的。人。商。量。他。這。個。親。密。的。人。自。然。是。上。海。
頑。意。場。中。的。老。內。行。了。於。是。代。他。細。細。打。聽。了。櫻。姑。娘。的。身。世。以。及。
進。遊。戲。場。唱。大。鼓。的。來。歷。便。慢。慢。的。尋。着。了。一。條。入。門。之。路。……一。
天。櫻。姑。娘。正。和。他。母。親。在。那。裏。閑。談。忽。然。闖。進。一。個。人。來。櫻。姑。娘。的。
母。親。抬。頭。一。看。見。是。何。子。明。連。忙。讓。坐。問。好。子。明。對。櫻。姑。娘。看。了。一。
眼。笑。道。我。今。天。來。却。有。一。句。要。緊。話。和。你。商。量。哩。說。着。便。先。向。裏。一。
間。走。櫻。姑。娘。的。母。親。便。也。跟。着。進。去。兩。個。人。唧。唧。囔。囔。的。說。個。不。了。
櫻。姑。娘。一。個。人。坐。在。外。邊。覺。得。無。味。便。隨。口。唱。着。小。曲。兒。解。悶。唱。了。
好。半。天。纔。見。他。母。親。送。何。子。明。出。來。口。裏。還。說。道。請。再。坐。一。會。用。了。

乾淨的心

一一

新山歌

洛里曉得生意沒學成。倒來做奴。
隸。奴隸還有工錢趁。格種嚙工。
錢格奴隸老板用着真運氣。

(二)

徒弟徒弟。三年奴隸。燒粥煮飯。
挽水淘米。打臉水。既是我格本。
分。買小菜。也是我格差使。有時。
師父師娘來拌嘴。還要拿我來出。
氣。師父打罵。猶自可。師娘登拉。
旁邊火上添油。更加我晦氣。咳。
我來做徒弟。本為學生意。洛里。
曉得生意沒學成。倒來做奴隸。

乾淨的心

一二

點心去。子明道。我還有事要到別處去。不坐了。祇是這件事情。你務必放圓通些。像目前這種時世。還固執些什麼。櫻姑娘的母親。繙着眉道。祇是我良心上。總有些過不去。且攔着再談罷。子明點頭道。也罷。你且慢慢的斟酌。斟酌定了。再給我回音也好。說完便自去了。櫻姑娘等到走後。便問他母親。何子明。今天到底說些什麼。他母親搖搖頭道。不能對你說。櫻姑娘不依道。娘有什麼話不能對我說。又對誰去說呢。娘越是這樣說。我越是非問不可。他母親被他纏得急了。便道。他說的。都是些混帳話。我且問你。你近來登台的時候。可曾留心。台下有一個什麼樊將軍。麼聽說。這個人年紀很老。神氣很足。每天必來捧場的。櫻姑娘道。我每日裏上場的時候。台底下黑魘魘地。也不知有多少人。他們認得我。我那裏去認得他們。祇彷彿有個老頭兒。天天擠在第一排上。就是了。母親為什麼忽然提起此事。

奴。隸。尙。然。有。賞。賜。格。種。有。罰。贖。賞。
格。奴。隸。吃。仔。苦。頭。洛。里。去。說。起。

(三)

徒。弟。徒。弟。三。年。奴。隸。刷。刷。尿。布。

倒。倒。馬。子。師。姊。叫。我。配。花。線。

師。妹。差。我。買。草。紙。還。有。師。兄。師。弟。

幾。個。小。老。板。登。拉。老。板。娘。娘。面。前。

拿。我。擲。背。皮。擲。得。老。板。娘。娘。放。出。

雌。虎。威。燒。紅。子。烟。籤。拿。我。滿。身。刺。

咳。我。來。做。徒。弟。原。爲。學。生。意。

洛。里。曉。得。生。意。沒。學。成。倒。來。做。

奴。隸。尙。然。可。逃。亡。格。種。贖。

新 山 歌

他。母。親。道。祇。因。何。子。明。來。說。那。老。頭。兒。見。你。長。得。俊。想。要。你。……說
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了。櫻。姑。娘。又。追。問。道。要。我。幹。什。麼。快。些。說。呀。
我。最。恨。人。家。這。樣。吞。吞。吐。吐。的。他。母。親。便。道。他。說。要。你。去。和。他。作。伴。
哩。他。母。親。說。到。這。裏。以。爲。櫻。姑。娘。必。定。要。着。惱。了。誰。知。櫻。姑。娘。倒。若。
無。其。事。的。說。道。他。這。麼。大。年。紀。要。我。這。小。孩。子。去。做。伴。則。甚。我。真。解。
不。來。這。個。道。理。了。他。母。親。不。料。他。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便。笑。着。對。
他。搖。了。搖。頭。道。傻。孩。子。

天。下。無。論。什。麼。事。情。都。逃。不。過。金。錢。的。支。配。又。過。了。些。時。櫻。姑。娘。的。
母。親。所。謂。良。心。上。過。不。去。的。那。個。問。題。居。然。被。這。位。樊。將。軍。達。到。目。
的。了。好。好。一。朵。櫻。花。本。來。是。有。目。共。賞。的。如。今。却。被。那。老。頭。兒。攀。折。
去。了。若。問。那。攀。折。的。代。價。也。不。過。兩。千。元。這。自。然。是。何。子。明。做。的。掄。
客。從。此。以。後。遊。戲。場。上。櫻。姑。娘。三。個。字。的。牌。子。也。除。去。了。櫻。姑。娘。的。

乾 淨 的 心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逃。走。處。格。奴。隸。只。好。日。日。夜。夜。眼。淚。
搭。搭。滴。(音帝)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續)

獨鶴

除上列各派之酒館外。又有一品香
之中國菜。則實脫胎於番菜。而又博
採衆派之長者。故不能指定爲何派。
大可稱爲番菜式的中國菜。此種番
菜式的中國菜。強半出自任矜蘋君
之特定。菜味有特佳者。亦有平常者。

乾淨的心

一四

母。親。此。時。倒。也。沒。有。別。的。希。望。祇。一。心。一。意。的。想。教。他。女。兒。做。個。候。
補。姨。太。太。因。爲。這。是。何。子。明。代。表。樊。將。軍。的。一。種。口。頭。預。約。但。是。櫻。
姑。娘。自。己。依。然。被。他。們。掇。弄。得。莫。明。其。妙。一。天。他。遇。到。鄰。舍。幾。個。
小。姊。妹。都。向。他。說。道。恭。喜。恭。喜。你。如。今。已。爬。上。高。枝。兒。去。和。從。前。是。
換。了。一。個。人。了。將。來。榮。華。富。貴。享。用。無。窮。真。好。福。氣……櫻。姑。娘。聽。
他。們。這。樣。說。也。不。知。是。讚。美。他。還。是。譏。諷。他。祇。覺。得。有。些。刺。耳。便。問。
他。母。親。道。我。是。聽。了。母。親。的。話。逼。於。無。奈。纔。依。從。了。那。老。頭。兒。自。問。
這。件。事。輪。不。到。別。人。的。議。論。也。用。不。着。旁。人。的。稱。讚。誰。知。這。些。姊。妹。
見。了。我。却。平。空。地。多。了。許。多。話。又。說。我。是。換。了。一。個。人。了。到。底。我。還。
是。好。端。端。的。我。爲。什。麼。就。換。了。一。個。人。呢。他。母。親。聽。了。呆。了。半。晌。嘆。
了。一。口。氣。道。傻。孩。子。
偉。人。的。情。性。本。來。是。沒。有。一。定。的。隨。便。什。麼。事。高。興。起。來。就。非。幹。不。

不敢謂式式俱佳。惟論其色采。則至爲漂亮。菜之名稱。亦甚新穎。有松坡牛肉者。爲豬肚中實牛肉。幾於每餐必具。云爲蔡松坡之吃法。故有是名。可與東坡肉及李鴻章雜碎。並爲美談矣。聞尙有咖啡湯燒雞蛋一種。不知定何名稱。可謂特別之至。任君支配一切。煞費苦心。此大胆書生之小說點將錄。所以擬之爲鐵扇子宋清也。（寧波同鄉會之菜。頗似一品香。不知亦爲任君所支配否。任亦同鄉會之職員也。）一品香大東東亞三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可。不。高。興。了。就。攢。開。了。事。何。况。個。把。女。孩。子。在。他。們。眼。光。裏。看。起。來。簡。直。是。一。件。玩。物。他。們。花。幾。個。錢。無。非。暫。時。取。樂。等。到。錢。已。用。了。意。興。也。盡。了。差。不。多。就。不。放。在。心。上。了。可。憐。那。櫻。姑。娘。的。母。親。聽。信。了。何。子。明。的。話。祇。管。眼。睜。睜。地。盼。望。他。女。兒。得。能。補。授。姨。太。太。的。美。缺。誰。知。那。樊。將。軍。却。早。已。置。諸。度。外。了。原。來。他。起。初。時。候。直。把。櫻。姑。娘。看。作。天。仙。化。人。等。到。目。的。已。達。便。也。覺。得。不。過。如。此。况。且。櫻。姑。娘。祇。是。一。片。天。真。還。不。及。他。原。有。的。那。些。姬。妾。會。得。獻。媚。爭。妍。因。此。這。顆。心。便。漸。漸。的。冷。了。下。來。隔。了。幾。個。月。之。後。竟。和。櫻。姑。娘。兩。人。斷。絕。關。係。以。前。所。說。什。麼。娶。他。爲。妾。以。及。允。許。的。種。種。好。處。一。概。無。形。取。消。櫻。姑。娘。的。母。親。急。了。又。纏。住。何。子。明。去。質。問。他。他。倒。說。我。已。經。花。了。兩。千。元。也。不。算。少。了。像。這。樣。一。個。毛。丫。頭。硬。賣。給。人。家。料。想。也。值。不。到。這。許。多。身。價。我。如。今。一。下。子。就。費。上。這。些。錢。又。不。要。他。的。身。體。總

乾淨的心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家固爲旅館而並營酒菜業者。願其餘各大旅館亦皆有大廚房。兼辦筵席。旅館中之菜。以振華爲最佳。八元以上之整桌。其豐美實在各蘇菜館之上。卽兩元之和菜。亦甚可口。爲其他各旅館所不及。麥家圈之惠中能做蘇州船菜。然味殊平常。未見特色。酒館旅館以外。尙有包辦筵席之廚子。亦不乏能手。以余所知。城中陶銀樓。實爲最佳。其次則爲馬榮記。陶所做菜。皆能別出心裁。異常精緻。且濃淡酸鹹。各有真味。至足令人歎美。惟

乾淨的心

一六

算是便宜已極了。難道還有什麼貪心不足麼……櫻姑娘的母親見他如此說法。自問勢力薄弱。也不敢再和他爭執。但是二千塊錢。依然養不了娘兒兩人的。一生一世爲生計上。打算祇得再央求何子明介紹。仍舊進遊戲場。唱大鼓。可是這次的情形。却與前大不相同了。那些舊時捧場的櫻花黨員。一個個都翻轉面孔。來大罵特罵。并且罵得最利害的。便是那施若蘭。他如今已辦了一張小報。那張報上。差不多每天總有一篇痛罵櫻姑娘的文章。無非說他甘心墮落。失身於人文章裏面。祇用着那些桃花輕薄柳絮風狂等話。頭填塞滿紙。好在櫻姑娘也斷不會看報。他祇管罵受罵的人。却並不知道倒也罷了。祇是一層每逢櫻姑娘在遊戲場中進進出出。總有些人指點着他。說道好好的。一個女孩子如今已斷送在二千塊錢上面了。這一句話。被櫻姑娘聽見。倒覺得心頭亂跳。却還不大明白話。

燒魚翅着膩過多。亦一缺點。馬榮記之烹調方法。頗近於一品香。而味似轉勝。舍陶馬之外。則廚子雖多。皆碌碌無足稱述。滬寧鐵路同人會中。有一劉廚子。自號爲閩派。余於路局員司中。頗多戚友。劉廚子之菜。平日亦常領教。覺偶製數筵。味尙不惡。乃有一次某君宴客。由劉廚子承辦。定酒菜爲十二元一席。而所上各菜。直令人不能下箸。蓋論味固鹹淡失宜。論色尤令人望而生畏。不論何菜。俱作深黑色。湯尤污濁。每一菜至。座客皆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裏的意思。又去問他母親。道同是我這個人爲什麼。從前人家那樣的贊美我。如今又這樣的侮辱我。還說我這終身已經斷送了。我想我是聽了母親的話。行事的母親。總不會害我。便是目前我也依然好好的。可以唱大鼓。養活母親。小年紀怎麼就說是終身斷送呢。……他母親一聽此話。禁不住攙着他。淚下如雨。哽咽着說道。傻孩子。你的身體……唉！你這顆心依舊是乾淨的。



迎猛將

程瞻廬

春節多暇。我在熱鬧場中。頑得夠了。紅的男。綠的女。瞧得眼睛都花了。東邊鑼。西邊鼓。震得耳朵要聾了。煇爛之後。歸於平淡。一天獨自出城六七里。揀一個冷僻所在。變這一變。眼光換這一換。空氣脫離。

迎猛將

一七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不吃而笑。主人翁乃窘不可言。於此足見用廚子之不易也。

吾前所舉自甲至己六種。實猶未足以盡滬上酒館之派別。蓋舍此六者外。尚有回教館（以五馬路之順源館及大新街之春華樓爲最著名。菜亦尙佳）、徽館（滬上徽館最多。皆以麵點爲主。而兼售酒菜。就目前各家比較之。以四馬路之民樂園及晝錦里之同慶園爲稍勝。同慶園之雞絲片兒湯。味頗佳）、南京館（南京館與教門館頗似同屬一系者。前春

迎 猛 將

一八

紅男綠女的環境。超出東鑼西鼓的世界。竹籬茅舍。流水小橋。目所接耳所觸。完全是村落景象。軟紅十丈。蕩掃淨盡。多麼好頑。多麼有趣。

臨溪一家小茶寮。座客稀少。只有兩個老農。在那兒閑坐。手捧着茶杯。你一言。我一語。不知談些甚麼。我恰走的乏了。借這兒暫時休息。聽聽鄉農的談話。倒也別有風趣。我入門時。兩個老農的談聲。頓寂。都把頭顱回轉向我。上下打量他們。都是戴毡帽。穿草鞋的。相好。忽地見了一個長袍短套的斯文朋友。也到這兒來。喝茶。沒怪他們。要把我打量一下子。可是沒多片刻。他們又繼續談論起來。我便側着耳朵。靜聽則個。

一個白鬚的道士。大家都去看。丟筊（丟筊。吳語讀作篤照。筊以竹爲之。是一種占卜之具）茶館裏。怪寂寞的。今天的活佛。端的被誰家。

申樓即爲南京館中之最著名者。春申樓之燒鴨，肥美絕倫，爲各家所未有。天津館等（天津館前有至美齋，生涯頗盛，今則凡屬天津館，皆一間門面之小館子，無復有場面闊大者矣）顧其勢力實較薄弱，祇可目爲附庸之國，不足與諸大邦爭露也。吾以上所記，雖派別不同，可統名之曰董菜系。顧滬上之酒食肆，除董菜系外，尚有兩大系，曰番菜系，曰素菜系。試更論列之如次。

（一）番菜系 番菜系中又可折而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迎。去。我。遣。阿。三。去。聽。信。這。時。該。回。來。了。怎。麼。還。不。來。說。時。露。出。焦。急。的。面。色。一。個。花。口。鬚。鬚。的。道。是。呀。我。也。派。老。二。在。那。兒。聽。信。誰。是。坐。堂。會。首。這。時。候。早。該。定。奪。了。阿。彌。陀。佛。但。願。……話。沒。說。完。早。被。白。鬚。的。剪。住。道。壽。根。你。說。但。願。但。願。甚。麼。哼。哼。你。不。要。胡。說。了。須。知。活。佛。是。不。好。亂。談。的。亂。談。一。句。活。佛。便。要。嚼。去。舌。頭。一。寸。壽。根。經。他。一。嚇。不。敢。多。說。把。下。半。句。的。話。縮。住。了。我。在。旁。邊。聽。得。不。明。不。白。細。看。這。兩。個。老。農。一。個。年。約。七。旬。光。景。一。個。年。在。六。旬。左。右。都。是。鎖。着。雙。眉。擔。着。甚。麼。心。事。似。的。而。且。伸。長。頸。子。向。門。外。東。張。西。望。徬。徬。探。望。甚。麼。緊。急。信。息。似。的。我。可。忍。耐。不。住。了。便。向。白。鬚。的。動。問。一。聲。活。佛。是。誰。白。鬚。的。瞧。了。我。一。眼。便。道。先。生。你。是。從。城。裏。來。的。城。裏。人。不。識。鄉。間。的。事。我。們。這。兒。前。後。二。十。四。個。大。村。落。都。靠。着。活。佛。活。命。一。年。四。季。蠶。花。興。旺。五。穀。豐。盛。人。口。利。市。雞。犬。太。平。都。靠。着。活。佛。在。天。上。

爲二（一）真正番菜。（二）中菜式的番菜。大抵各西洋旅館中之番菜。皆爲真正番菜。而市上所設之番菜館。則皆中菜式的番菜也。論華人口味。對於真正番菜。皆不甚歡迎。寧取中外雜糅之菜。故此種中菜式的番菜。其勢力乃獨盛。真正番菜中。以滄洲旅館之菜爲最佳。禮查次之。餘則均嫌其淡薄。且冬日苦寒。猶往往具冷食。更爲華人所不慣。至華人所設之番菜館。則以四馬路之倚虹樓大觀樓爲較勝。餘如一枝香、嶺南樓等。則

保。佑。每。逢。大。正。月。裏。大。家。湊。齊。了。份。子。搭。臺。演。戲。謝。謝。這。位。活。佛。演。戲。完。畢。擇。個。吉。期。延。請。丟。筊。先。生。在。活。佛。面。前。丟。筊。二。十。四。個。村。落。裏。的。人。家。都。派。人。在。那。兒。聽。信。誰。的。筊。吉。利。便。是。誰。把。活。佛。迎。回。家。去。我。又。問。道。丟。筊。的。所。在。是。在。甚。麼。地。方。白。鬚。的。把。手。向。東。一。指。道。離。這。裏。兩。里。光。景。有。一。座。威。靈。顯。赫。的。猛。將。堂。便。是。丟。筊。的。所。在。我。聽。了。才。明。白。他。們。說。的。活。佛。便。是。猛。將。又。問。道。你。們。把。活。佛。迎。了。回。去。便。怎。樣。白。鬚。的。打。了。一。個。呵。欠。似。乎。有。些。不。高。興。回。答。的。模。樣。在。這。當。兒。茶。寮。門。外。氣。噓。噓。的。跑。進。一。個。小。子。白。鬚。的。見。了。便。道。阿。三。我。家。的。筊。可。丟。過。了。沒。有。阿。三。道。丟。過。了。迎。接。活。佛。我。家。可。沒。份。白。鬚。的。聽。了。臉。上。頓。現。了。喜。色。忙。篩。一。杯。茶。給。阿。三。道。你。跑。了。一。程。路。想。該。口。渴。了。且。在。這。兒。坐。坐。喝。一。杯。茶。阿。三。喝。了。一。杯。茶。却。不。肯。坐。忙。道。阿。爹。我。還。要。去。瞧。熱。鬧。咧。說。罷。一。步。一。跳。的。去。了。

皆賣老牌子而已。倚虹樓前在北四川路。以價廉物美著稱於時。一元之公司大菜。可具菜六道。且必佐以布丁及罐頭水果。布丁之製法極新奇。名目繁多。都非常見之品。自遷四馬路後。價稍昂而菜亦稍稍遜矣。然較諸其他各番菜館。似尙高出一籌。侍者之酬應賓客。亦以倚虹樓爲最周到。東亞大東一品香。雖皆以番菜著。然不過賣一場面。論菜殊不見佳。一品香尤遜。憶某次宴集。菜僅五味。而豬排居其二。座客連啖豬肉。皆稱奇。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我在。旁邊。冷眼。觀察。見這。白鬚的。笑容。可掬。方才的。眉間。雙鎖。完全。都。開放了。劃着。火柴。慢慢。兒。抽。那。早。烟。一。壁。抽。烟。一。壁。扯。開。了。嘴。唇。暗暗。快。活。真。叫。做。『。今。而。後。喜。可。知。也。』。再。看。壽。根。時。眉。尖。兒。鎖。得。益。發。緊。了。頸。子。兒。伸。得。益。發。長。了。不。言。不。語。只。向。門。外。呆。看。我。見。了。不。禁。暗。暗。稱。奇。白。鬚。的。抽。了。幾。口。烟。笑。向。我。說。道。先。生。你。問。我。迎。了。活。佛。回。去。便。該。怎。樣。說。來。話。長。咧。說。時。又。抽。了。幾。口。烟。我。想。此。老。倒。也。奇。怪。方。才。我。問。他。時。他。却。懶。於。答。覆。現。在。我。不。問。他。他。却。高。興。談。論。起。來。：。在。這。當。兒。白。鬚。的。磕。去。了。烟。灰。喝。了。半。杯。茶。向。我。說。道。城。裏。人。是。難。得。見。丟。筊。的。先。生。你。會。見。過。丟。筊。沒。有。我。道。沒。有。見。過。白。鬚。的。道。這。個。筊。雖。然。是。三。個。竹。根。做。的。却。是。再。要。靈。驗。也。沒。有。我。們。猛。將。堂。裏。的。筊。足。足。經。了。五。百。年。還。是。朱。太。祖。手。裏。傳。留。到。今。一。向。沒。有。遺。失。我。道。怎。樣。可。以。判。出。吉。凶。白。鬚。的。道。這。個。筊。有。陰。面。有。陽。

迎 猛 將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不置。故余常謂一品香之番菜。乃遠不如其中菜也。

(二)素菜系。滬上素菜館。向祇有三馬路之禪悅齋。菜馨樓。皆不見佳。自功德林出。乃於素菜館中。開一新紀元。蓋功德林主人歐陽君。禮佛茹素。而又精於烹調。因自出心裁。製為種種精美之素菜。聞今日功德林之廚子。皆親受歐陽君之訓練者。故功德林之菜。如草菇茶及蒸素鵝等數味。實為其他各素菜館所遠不能及者也。然論功德林之性質。實可稱為

迎 猛 將

二二

面。宛。比。轉。銅。錢。一。般。有。字。有。背。丟。筊。丟。出。大。吉。的。筊。宛。比。連。轉。三。個。銅。錢。轉。出。三。個。都。是。字。那。麼。便。是。大。吉。大。利。人。家。丟。出。了。大。吉。大。利。的。筊。活。佛。便。看。中。了。他。的。住。宅。他。便。做。了。個。坐。堂。會。首。待。到。正。月。十。二。日。備。着。鑼。鼓。神。轎。大。吹。大。打。的。把。活。佛。迎。接。到。家。排。了。香。案。虔。誠。供。養。全。家。老。小。長。年。吃。素。求。福。得。福。求。利。得。利。直。到。來。年。才。把。活。佛。送。回。猛。將。堂。我。道。假。如。他。們。私。下。吃。了。葷。便。該。怎。樣。白。鬚。的。道。休。說。私。下。吃。葷。便。是。吃。葷。的。念。頭。也。不。能。動。今。天。橫。豎。無。事。我。便。把。活。佛。靈。驗。的。事。講。幾。樁。給。你。聽。咧。從。前。有。一。家。迎。到。了。活。佛。全。家。吃。素。不。消。說。得。可。是。他。家。的。養。媳。是。出。名。的。饞。嘴。貓。兒。吃。了。多。時。素。嘴。裏。淡。得。甚。麼。似。的。委。實。有。些。打。煞。不。得。一。天。出。門。去。見。鄰。家。正。在。那。裏。買。蟹。不。免。有。些。眼。熱。待。到。晚。間。上。床。安。睡。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想。到。鄰。人。家。裏。的。蟹。煮。熟。以。後。滋。味。多。麼。好。偏。我。吃。素。不。得。嘗。嘗。這。滋。味。

貴族式的素菜館。每席菜非至十數元。殆不可吃。若六元八元之菜。則真食之無味矣。即十數元一席之菜。或亦須研究人的問題。余嘗赴歐陽君之宴。席間諸菜。無不鮮美絕倫。顧後此復偕友人宴於功德林。菜價爲十四元一席。不可謂非而菜殊平平。遠遜於主人請客時矣。至論各廟宇中之素菜。則以福田菴爲最佳。淨土庵（在寶山路）曩時甚好。今已漸不如前。若西門關帝廟之菜。直令人大嚼醬油湯而已。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活佛。活佛。你也該可憐。我賞我吃一回。蟹想了一回。便昏昏的睡着了。睡夢之中。忽見活佛前來。指示道。養媳。養媳。你要吃蟹。我便給你吃。蟹。包管你吃個不盡。養媳大喜。正要拜謝活佛。心窩裏蓬的一跳。却把夢兒跳醒了。擦擦眼睛。依舊睡在牀上。只道是一場亂夢。誰料被頭上面。郭郭索索。彷彿有甚麼東西在那兒。扒動。養媳好生奇怪。趕快坐起。點燈看時。只見被頭上面。有幾十隻蟹。在那兒扒動。再隔一會子。蟹更多了。牀上也是蟹。牀下也是蟹。桌上也是蟹。桌下也是蟹。直把養媳嚇得呆了。後來愈聚愈多。滿屋子都是蟹。漸漸扒到養媳的腿上。肚上。頭上。面上。張開着鋸齒般的鉗子。鉗伊的肉。養媳疼痛難熬。殺豬也似的喊。將起來。家人都從夢中驚醒。見這情形。個個大驚。後來在活佛面前替伊討了饒。陪了罪。說也希奇。滿屋子的蟹立時無影。無蹤。半隻都沒有。我道。這樁事是你老人家親見的麼。白

迎 猛 將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余論滬上酒館。可於此告一終結。酒館以外。尚有飯店、酒店、點心店三種。大馬路與二馬路間之飯店弄堂。爲飯店之大本營。兩正興館。彼此對峙。互爭爲老。其實亦如襪店之宏茂。鋸醬肉店之陸稿薦。究不知孰爲老牌也。飯店之門面座位。皆至隘陋。至污濁。顧論菜亦有獨擅勝場處。大抵偏於濃厚。禿肺炒圈子。實爲此中道地貨。聞清道人在日。每至正興館。可獨啖禿肺九盆。天台山農之量。亦可五盆。余亦嗜禿肺。但於圈子（卽猪腸）

迎 猛 將

一四

鬚的道。雖不是親眼瞧見。却是老輩相傳的故事。千真萬確。半句兒沒有扯謊。先生。你別不信。再有一樁故事。更來得希奇呢。說時。又劃著火柴。重抽旱烟。抽了幾口。正待向下說時。驀見那外面。又跑來一個年輕的男子。氣急敗壞的趕來報信。慌得壽根直豎的站將起來。忙道。阿二。我家怎麼樣。阿二道。我家丟的大吉筊。活佛合該我家迎去。壽根聽了。失魂落魄似的。面色都變了。慘白良久。不曾開口。眼眶裏面。索索落落的掉下幾點淚來。

迎到活佛。有甚麼悲傷。好教人難分難解。我待要動問。那時履聲。雜沓三三兩兩的。鄉農都趕到茶寮裏面。圍着壽根。七張八嘴的向他道。喜只落得壽根瞪着兩隻淚眼。啞口無言。有說不出的苦痛。那時衆人的聲浪。攪做一團。壽根哥。你做了坐堂會首。快快去掃除房屋。壽根叔。你把那不潔淨的傢伙。快快搬去。要是沒有存放處。小

則不敢染指。願施濟羣君能大啖圈子。至於無數。殊令人驚服。（濟羣對於正興館錫以嘉名曰六國飯店亦頗有趣。）酒店之優劣。余實無品評之資格。蓋醉鄉佳趣。非余所能領略也。（但比較的似南市王恆豫之酒。視北市諸家爲佳。因其酒味最醇。）點心店以五芳齋爲最佳。先得樓之羊肉麵亦自具美味。特余不嗜羊肉。未見其妙耳。

濟羣曰。獨鶴記上海各酒食肆。歷歷如數家珍。真不愧爲狼虎會員哉。

滬上酒食肆之比較

四喜的家裏可以存放。壽根阿伯。明天我和你進城去買新鍋子。預備燒五果。壽根阿爹。明天我替你撐隻船去到橫塘去買一儼硬柴回來。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茶寮裏面鬧得甚麼似的。我可坐不住了。只得付了茶錢。慢慢的踱回家裏。

後來我在應酬場中。偶然談起這樁事。說鄉間的風俗。實在莫名其妙。巴巴的歡迎猛將。迎着的反而愁悶。迎不着的反而歡喜。端的是甚麼道理。座中有一位王先生。聽了歎氣道。鄉間的情形。我是深知其細的。爲了迎猛將。弄得廢時失業。傾家蕩產。的是鄉間常有的事。古人只說破家縣令。若照鄉間的情形。而論。簡直是破家猛將了。所以迎着猛將的合該愁悶。迎不着猛將的合該歡喜。我忙請王先生細道其詳。王先生道。我有一家親戚。住在鄉間。大正月裏。我常到親戚家去拜年。一住總是四五天。所以那兒的鄉風。我却深知其細。鄉

迎 猛 將

上海奇怪人

民哀

△棧房革命家

光復以來。上海棧房一業。亦商人視為唯一獲利之投機生意。然而二十年前之上海棧房。與窮鄉僻壤之仕宦行臺等。殊未見有特殊之點焉。蕩口人徐某者。出身不甚詳細。或言其滬之。依其阿姨度活。又有言其賴娼婦為生。姑弗論其為阿姨為娼婦。要皆仰鼻息於裙帶。盡指其與伎

間的習慣。對於尺許長的猛將偶像。極端崇拜。不敢稍有觸犯。兒童歌謠都說「不怕天不怕地。只怕猛將老爺動氣」。可見鄉人眼光裏的猛將。其尊嚴在乎天神地祇之上。猛將堂中有兩種偶像。一種稍大。供奉廟中。一種小的。由人家年年迎去。未迎以前。猛將堂中例有數日的熱鬧。搭臺演戲。四鄉都來燒香看戲。一切費用。各家公派。大約每家須出洋十餘元。身家殷實的。這區區之數。果然可以咄咤立辦。還有那些寅年吃卯年糧的窮鄉民。要湊集這十餘元。很是困難。然而無論甚麼困難。總是如期繳款。沒有絲毫滯欠。他們的意思。以為國課可欠。租米可抗。錢債可賴。惟有孝敬猛將軍的份子。一個錢短少不得。短少了一個錢。來世做馬做牛。永遠受苦。沒有了期待。到歡迎猛將的一天。人人表面都希望把猛將迎到自己家裏。人人的心裏又都恐怕把猛將迎到自己家裏。假如把猛將迎到自己

院有密切關係者。徐雖識字不多。列身於中下社會。然其心計之工。眼光遠大。迥非常人所可企及。默窺棧房一業。苟設法改良。不愁不獲厚利。迺集其鄉人資本若干金。設肆於大街。名曰日淵旅館。（今已易名）所以別於尋常棧房也。茶房領招呼週到。被褥格外清潔。且設大廚房司烹飪之責。并商賃得車站一席地。以招待過客。當時有嫌其開銷過鉅。以何法彌補之慮。徐迺發起加一小帳之議。以補開支。綽乎有餘。於是尤而效

上海奇怪人

家裏那可受了一年的大累了。先要把家裏的動用傢伙一齊搬出。以為這是不潔淨的。猛將見了。不免要動怒。所有香案坐椅蠟扦香爐以及一切擺設的東西。都是預備一新。每天清早起身。替猛將燒面水。燒香。茶。燒五果。如桃仁。蜜棗。松子。棗。脯。桂圓。煮在一起。叫做燒五果。正午預備素齋。上供。晚上燒洗脚水。逐天如此。忙個不了。而且猛將不喝河水。一定要汲取山中清泉。猛將吃的東西。不能在葷竈煮熬。不能用稻柴燃燒。一定要另打新灶。把硬柴做燃料。猛將面前長日要人侍奉。所以充當坐堂會首的。不能再謀生計。只得出了身子。服侍猛將。做那偶像的奴隸。在這一年中間。既不能謀生計。又要拋擲這許多供奉費。所以迎着猛將的。合該愁悶。迎不着猛將的。合該歡喜。鄉間往往有殷實的人家。只為連年迎着了猛將。供億繁苛。弄得一貧如洗。所以我說。古有破家縣令。今有破家猛將。我聽

迎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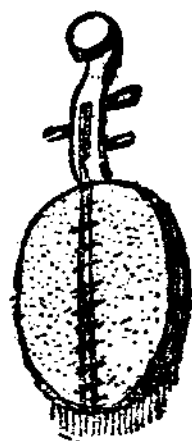
上海奇怪人

者。不可勝計。徐默計旅館業之無味也。再招集巨股。租地造屋。建築口淵旅社。規範悉仿自歐美飯店模型。參以適用中國人之要點。所缺者無汽車。在車站輪埠接客送客耳。但口淵旅社售價過昂。措大裹足。徐知初計失敗。急再營新旅社以補救之。蓋新旅社之內部。與口淵旅社髣髴。而售價則與普通旅館相等。至是三窟已成。更思額外利益。當其建築之初。有大廳一。見者盡嗤爲失着。殊不知徐察海上寓公。雖擁資鉅萬。爲地價關

了。王先生的話沒說甚麼。只央託這一枝筆記了出來。替那通俗教育家添些資料。

金錢萬能

二八



金錢萬能

胡寄塵

(一)

俞上元是個坐享遺產。不知世故的富家子弟。他父親死時。他年紀已經二十四歲了。但是生長在上海。從來不曾走出上海境界一步。連南翔也沒有到過。不但南翔。連上海界內的浦東。也沒有到過。他一無所能。本來也用不着有所能。只要會得用錢。便夠了。偏偏他不大會用錢。人家不會用錢的。也有是錢。一到手。便用完了。弄得後來沒有錢用。他不會用錢。是有了錢。用不出去。因此他便鬧出好幾回。

係未能家家有此高廳大廈。徐特設此。需假人婚嫁或祝壽之用。每年此項收入。躉數亦頗可觀。於是人始知其廳之作用。若振華。若大行。臺。大新旅館等。亦皆效之。不過終不若徐之兩旅社舒暢也。海上局面既成。迺分設新旅社於無錫。并築新世界於屋頂。初頗虧蝕。近則漸收桑榆之失矣。徐既由此業得名。爲其部從者。亦皆得其心法。司賬尤梓材。卽出組大行臺者。門生黃駕雄。卽辦上海新蘇臺大中。蘇州新蘇臺三新旅館。常州

上海奇怪人

笑話來。他起初本是個迷信極深的人。他的迷信便是金錢萬能。四個大字。他常常說道。金錢是萬能的。只要有了金錢。要甚麼便是甚麼。只要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我總要得着。只要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我總做得到。他抱着這個理想。並不是空想。他也曾經實地試驗過好幾次。都是歷試歷應的。不曾失敗過。所以他的迷信愈是深。而愈是堅。但是到後來也失敗了。

(二)

有一回。他聽見人家說起吳淞海濱的景致。非常之好。他便想往吳淞去走一次。看看海景。他從來不曾出過門。這回算是第一次。他當然不敢一人獨去。自然有他的清客伴他去。這位清客名叫何乃湖。一直在他公館裏陪伴他的。這日除了乃湖之外。再帶了兩個用人。一共四人。預備早出晚歸的。除了火車票費而外。再帶了三百洋錢。

金錢萬能

二九

武進旅館等棧房者。他如杭人之建振華。孫某之組織蘇杭滬三處匯中旅館。皆得徐之參預者。其視廣東派之東亞大東。直後生小子耳。惟與一品香之三麻皮。則爲並世瑜亮。常作避面尹邢也。若爾人者。亦屬上海社會之奇怪人。名之爲棧房革命家。誰曰不宜。

聽雨樓隨筆

定庵

清嘉慶年間。西湖錢王祠畔。有阮姓

的鈔票五十現洋。以備在路上用的。預備當點心的罐頭食物也帶了。一大網籃茶葉也帶了。一大瓶香烟也帶了。十幾筒。何乃湖勸他不必多帶這些東西。他總不信。四人出門。趁了火車。片刻風馳雲捲。已到吳淞了。下車在海濱散了一回步。覺得空氣清新。胸襟一爽。但是俞上元略覺得有些疲倦。起來便向用人道。你快去替我拿一把藤椅子來。讓我在這裏躺一回。用人回說。藤椅子在家裏沒有帶來。俞上元道。往街上去買一把來。就是了。何乃湖道。這裏雖然有街市。但是一個鄉鎮上的街市。藤椅子恐怕買不着。上元很不快活。含怒說道。有了錢還怕買不到椅子。這是甚麼話。你們不知道金錢萬能麼。他如此說着。乃湖和用人都不敢執拗。只得含糊答允了他。拿了一捲鈔票。往吳淞鎮上去尋藤椅子。希望萬一能尋得着。但是尋椅子的用人。去了半天。不見回來。這裏俞上元等得不耐煩了。說道。我

漁者夫婦二人。夫年已老。網釣之餘。手不釋卷。時仁和宋小茗寓居鄰近。聞其能詩。沽酒往訪。見案上有詩一紙。云放浪西湖二十年。飢來吃飯倦。來眠今朝檢點傳家物。祇有蓑衣最值錢。垂老難將結習除。入城向友借殘書。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疏烟夜打魚。宋擊節稱賞。欲索全稿。一讀笑言。無有遂與暢飲。而別明日再往。則已携家他適矣。

薛濤。賤豔稱千古。相傳蜀成都有薛濤井。每年三月三日。井水泛溢。郡人

聽雨樓隨筆

不要在這裏坐了。椅子可以不必買了。但替我叫一部汽車。往大菜館裏去吃大菜罷。乃湖和用人知道這又是一個難題目。吳淞那裏有汽車。可叫那裏有大菜館。却又不便向上元明言。只得敷衍他道。我們略走幾步便到了。不必要汽車。還算上元此時脾氣忽然好起來。便不要坐汽車。只跟着乃湖走。但是乃湖心裏十二分發急。到底往那裏去找大菜館呢。不得已走到一家小茶館門口。便說這是吳淞的大菜館。到底上元不是小孩子。騙不過他。說道這是茶館。並不是大菜館。乃湖至此只好向上元說老實話了。說道吳淞實在是沒有大菜館。只好在這茶館裏休息一回罷。上元走得疲乏了。也只好走進去坐了一回。喝了一杯茶。吃了些家裏帶來的餅乾。上元不覺暗自歎道。金錢豈不是萬能麼。爲甚麼有了金錢。連大菜也吃不到。口又問乃湖道。這裏可有旅社。沒有我想在這裏住一夜再回去。乃

金錢萬能

携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歲閏則十三逾數即無顏色用作歲貢止獻六紙餘爲蜀府所留民間罕有流傳井旁有滄旻亭即每歲製旻之所傳爲名勝今未知尙在否

吾家屋建自明代房舍深邃占地數畝洪楊之役爲髮軍所佔殺人無算白骨山積陰森之氣積而爲祟妖異百出尤以怪聲事爲特奇聞之家君云怪聲起於洪楊亂平之後每歲一二作必以夜聲如牛鳴沈鬱洪大

湖沈思答道旅社雖有但不叫旅社只叫客棧上元道房間是怎樣呢乃湖道旁的不知但是沒有電燈並沒有鐵床上元道咳金錢萬能這句話竟不確麼我自己倒不相信起來有了金錢連住旅社也住不着麼說罷面上現出很不快活的神氣來這時候買椅子的用人尋了一回竟尋不着藤椅子也往這茶館裏來休息剛巧大家相遇好得上元早已用不着椅子了所以也不追問大家坐了一回又趁火車回到上海上元逢人便說這一天所經歷的困苦人家答道這不怪金錢無用只怪你往鄉僻地方去用自然無用處你如往通都大邑去玩豈不是也如在上海一般要甚麼便是甚麼

(三)

上元往吳淞去遊玩一次得了一個教訓知道鄉僻地方是不能夠去的到了鄉僻地方『金錢萬能』這句話便不靈了要出門還是

連。續。四。五。十。聲。而。後。止。當。聲。初。作。合。宅。驚。醒。以。僞。於。神。鬼。無。敢。起。視。但。蒙。被。靜。聽。居。內。室。者。謂。其。聲。發。於。外。在。外。者。以。爲。聲。出。於。內。高。下。遠。近。莫。可。究。竟。明。日。詢。之。鄰。右。咸。無。聞。焉。此。聲。至。光。緒。中。葉。始。絕。去。今。殆。三。十。年。矣。竊。謂。鬼。怪。之。屬。未。必。能。發。大。聲。尙。以。動。物。爲。近。後。見。報。載。京。師。陶。然。亭。池。沼。中。有。聲。如。牛。溷。水。求。之。得。數。大。鳥。無。以。名。之。名。之。曰。大。老。妖。然。則。吾。家。物。或。其。類。歟。

洪。楊。既。平。白。蓮。教。興。黨。徒。四。出。騷。擾。

聽雨樓隨筆

往。通。都。大。邑。去。因。此。在。上。海。居。住。了。幾。時。便。想。往。北。京。去。玩。玩。自。己。想。道。北。京。總。算。是。一。個。通。都。大。邑。大。約。總。沒。有。困。難。的。地。方。他。自。己。還。不。信。又。問。乃。湖。道。北。京。可。是。和。上。海。一。樣。麼。乃。湖。道。北。京。決。不。像。吳。淞。不。但。和。上。海。一。樣。而。且。比。上。海。熱。鬧。上。元。道。有。旅。社。麼。旅。社。裏。有。鐵。床。和。電。燈。麼。乃。湖。道。這。個。自。然。上。元。道。有。大。菜。吃。麼。乃。湖。道。自。然。有。聽。你。要。甚。麼。都。有。上。元。大。喜。便。預。備。上。北。京。同。行。的。還。是。這。四。個。人。四。人。帶。足。了。川。資。從。上。海。車。站。買。了。通。車。票。一。直。到。北。京。在。南。京。天。津。兩。地。雖。然。要。轉。車。却。是。行。李。不。必。自。己。管。只。不。過。四。個。人。換。一。換。車。罷。了。倒。也。十。分。舒。齊。到。了。北。京。住。在。西。河。沿。金。台。旅。館。裏。三。四。層。高。大。的。洋。房。電。燈。鐵。床。一。切。都。有。上。元。十。分。快。活。仍。舊。堅。信。那。金。錢。萬。能。的。一。句。話。誰。知。住。了。一。夜。一。到。明。天。便。不。行。了。明。天。早。晨。上。元。便。拿。出。一。元。的。鈔。票。來。交。給。旅。館。裏。的。茶。房。叫。他。先。兌。換。銀。角。

金錢萬能

剪。辦。剪。雞。毛。不。一。而。足。又。有。所。謂。壓。虎。子。者。能。夜。入。人。家。作。祟。江。淮。一。帶。爲。害。尤。烈。相。傳。是。物。畏。大。聲。故。金。鼓。爆。竹。之。聲。恆。終。宵。不。絕。時。先。曾。王。父。尙。健。在。夏。夜。輒。令。婦。孺。安。臥。男。子。邏。守。有。老。僕。進。興。醉。後。獨。臥。樓。廂。中。夜。忽。喘。聲。大。作。如。受。重。壓。先。伯。父。裴。伯。公。在。鄰。室。聞。之。知。必。被。祟。倉。卒。覓。響。器。得。大。馬。鈴。一。串。力。振。奔。入。將。近。僕。榻。瞥。見。一。白。物。自。窗。櫺。間。脫。然。墮。地。拾。而。視。之。則。一。紙。人。肢。體。胖。如。小。兒。五。官。百。節。皆。刺。以。香。洞。入。手。疲。軟。了。

子。並。叫。兩。碗。雞。絲。麵。茶。房。接。着。鈔。票。看。看。說。道。這。是。上。海。帶。來。的。鈔。票。麼。這。是。浙。江。勸。業。銀。行。的。鈔。票。北。京。不。能。通。行。說。罷。將。一。張。鈔。票。還。了。上。元。上。元。不。禁。大。驚。道。糟。了。糟。了。雞。絲。麵。也。買。不。着。了。因。爲。北。京。的。茶。房。不。懂。上。海。話。他。們。四。人。又。不。懂。北。京。話。茶。房。只。見。是。北。京。不。通。行。的。鈔。票。便。還。了。上。元。上。元。見。茶。房。還。了。鈔。票。以。爲。是。北。京。沒。有。麵。可。買。因。此。大。家。互。相。問。答。了。幾。句。却。是。各。不。相。懂。大。家。不。知。道。是。說。得。甚。麼。但。是。上。元。發。起。急。來。以。爲。北。京。也。像。吳。淞。一。樣。金。錢。萬。能。這。句。話。又。不。靈。了。後。來。還。是。何。乃。湖。會。說。幾。句。藍。青。官。話。往。賬。房。裏。去。詢。問。賬。房。先。生。也。會。說。幾。句。不。完。全。的。蘇。州。話。兩。人。還。能。夠。談。談。才。知。道。剛。才。的。事。是。因。爲。這。種。鈔。票。北。京。不。通。行。乃。湖。將。原。因。告。知。了。上。元。上。元。又。是。一。驚。說。道。這。更。壞。了。我。帶。來。的。四。千。多。元。鈔。票。都。是。勸。業。銀。行。的。鈔。票。因。爲。我的。存。款。是。存。在。這。家。銀。行。裏。這。回。支。

無他。異。願。視。進。興。則。口。眼。喎。斜。流。涎。滿。頰。已。不。省。人。事。急。灌。以。薑。湯。痧。藥。之。屬。良。久。始。甦。自。言。睡。夢。中。覺。胸。腹。如。載。重。物。遂。迷。惘。不。能。自。主。云。鄰。里。知。獲。紙。人。咸。登。門。索。觀。應。接。不。暇。曾。王。父。乃。命。粘。之。木。板。昇。出。門。外。列。觀。三。日。舉。而。焚。之。進。與。受。崇。之。後。委。頓。如。癩。大。病。月。餘。始。愈。

鄭。板。橋。書。畫。名。重。海。內。爲。人。豪。放。不。羈。嘗。見。其。石。刻。潤。格。一。紙。快。人。快。語。可。爲。浮。一。大。白。潤。格。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對。聯。一。兩。扇。子。斗。

聽雨樓隨筆

取。出。來。都。是。這。樣。的。鈔。票。一。張。不。能。用。四。千。多。元。一。定。都。不。能。用。了。乃。湖。聞。言。也。大。驚。道。這。句。話。不。錯。又。去。問。問。賬。房。賬。房。也。說。無。論。五。元。的。十。元。的。一。律。不。能。通。行。乃。湖。又。去。告。知。上。元。上。元。歎。道。金。錢。萬。能。豈。不。是。又。不。靈。麼。一。張。一。張。的。鈔。票。在。上。海。隨。便。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兌。現。錢。爲。甚。麼。到。了。北。京。便。又。變。爲。廢。紙。麼。旁。的。事。還。不。打。緊。第。一。件。吃。緊。的。事。便。是。四。人。拘。留。在。北。京。不。能。回。上。海。去。乃。湖。道。這。也。是。一。件。要。緊。的。事。但。是。我。自。己。還。帶。了。五。百。多。元。不。如。趕。緊。拿。這。五。百。多。元。做。回。去。的。車。費。明。天。便。動。身。回。去。罷。上。元。聞。言。也。以。爲。然。當。時。便。收。拾。一。切。預。備。明。天。回。上。海。乃。湖。帶。的。五。百。多。元。雖。有。北。京。能。通。用。的。鈔。票。但。也。有。幾。張。不。能。通。用。除。去。了。不。能。通。用。的。以。外。只。夠。買。通。車。票。回。上。海。並。開。消。旅。館。纔。算。遇。了。救。星。不。會。拘。留。在。北。京。上。元。回。來。時。一。路。在。火。車。裏。歎。道。金。錢。萬。能。金。錢。萬。能。這。句。話。竟。

金錢萬能

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除欠尤爲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也。後附一詩云。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祇當秋風過耳邊。未暑乾隆己酉板橋鄭燮。

崑邑麗澤門外三里橋之西。吾家祖塋在焉。地廣十餘畝。翁仲石馬規模猶存。相傳洪楊亂前。墓上樹木極多。有銀杏五株。臨江排列。大皆合抱。交

不確麼。

(四)

上元從北京回來。以爲一出門。總是困難的。倘然老死在上海。金錢萬能。這句話。可以相信到底。因此便打定主意。老住在上海。不出門。一步忽忽過了幾時。上元至親的姑母。向上元道。賢姪。你應該留心些。你的經濟權。一概操在何乃湖手裏了。怕弄到後來。連你吃飯的錢。也沒有。上元道。姑母請放心。這事不必過慮。因爲乃湖這人。我待他並不壞。他總不至於奪取我的家產。便說他良心不好。吞沒我的家產。我還好同他打官司。我有錢。包管是我贏。姑母。你豈不知金錢萬能麼。他姑母道。到那打官司的時候。你的金錢。已不是你的金錢了。上元道。不然。金錢是萬能的。乃湖是靠我吃飯。他反背了我。豈不是自先丟掉了飯碗麼。他姑母道。到那時候。他不倚靠你吃飯了。但

柯。接。葉。蔭。覆。數。畝。某。歲。曾。叔。祖。某。公。
 自。吳。門。買。舟。返。里。過。墓。前。日。已。云。暮。
 憑。舷。遠。望。銀。杏。樹。上。有。大。物。熠。熠。發。
 光。映。斜。陽。作。金。碧。色。即。命。移。舟。近。岸。
 呼。榜。人。共。視。則。一。大。蜈。蚣。長。五。六。尺。
 黑。身。赤。足。蟠。曲。枝。葉。間。舟。人。相。顧。咋。
 舌。議。設。法。捕。之。乃。急。棹。入。城。購。小。樽。
 一。殺。雞。其。中。舁。赴。樹。下。冀。蜈。蚣。入。樽。
 啖。雞。即。覆。蓋。掩。捕。然。其。時。物。已。不。見。
 邏。守。竟。夜。終。無。影。響。其。後。髮。軍。過。此。
 墓。木。盡。遭。采。伐。亦。未。聞。有。他。異。

聽雨樓隨筆

是。上。元。還。不。信。他。姑。母。的。話。他。還。是。迷。信。金。錢。萬。能。



二十八歲

嚴美孫

那天傍晚。法羅命相館門口。擁着一大堆人。看着玻璃窗上貼的那
 張命單。只見上面寫道：『女命二十八歲乙未三月十九吉時生。乃
 前任總統夫人之命也。』旁邊還有幾行細批。無非說這個八字可
 以享受一世的榮華富貴。不是總統夫人。決不會有這樣的好命。這
 樣的好命也。只有總統夫人可以受得。
 人家伸出舌頭來。想這門可張羅的命相館。居然替總統夫人批過
 命單。這件事傳揚出去。真是榮耀非凡。好一個二十八歲的好命呀。

諧談四則

楓隱

余嘗問一京友。俗稱不規則之京話。曰藍青官話。敢問藍青二字作何解。友曰。藍青者。來請之諧音也。蓋初學京話者。其呼僕人。必先學會一來字。及與客酬酢。或宴會。讓菜時。必又學會一請字。故曰來請相沿。既久。遂訛爲藍青耳。

昔人謂凡在豪門作清客者。必有一至十字之秘訣。卽一局圍棋。二句崑

好一個總統夫人的命呀。

第二天早晨。命相館方才開門。早有一羣婦女。不約而同的闖了進去。當中的婦女。蠢的也有。俏的也有。法羅主人。這時正伴着嬌妾。睡得酣適。聽見有一羣女主顧上門。不敢怠慢。摩擦着倦眼。披了一件衣服。戴了一副玳瑁眼鏡。拖了一根旱烟管。踱了出來。只見鶯鶯燕燕。擠滿了一屋子。花枝盈前。目不暇接。幾乎眼花撩亂了。

第一個婦女。只有二十多歲的模樣。臉上的脂粉。隱隱約約的塗了一層。蓬着了一個愛司警。走路一拐一拐的。湊進法羅主人的身旁。坐了下來。操着一口很道地的江北話。法羅主人的眼光。何等銳利。但瞧他那副模樣。和腕際的傷痕。再聽他說話的口吻。早已猜着他的貴業。是下等的賣笑。咧。法羅主人還未開口。那婦人早笑吟吟的。道。先生的批命。可靈驗麼。法羅主人聽了他的聲音。彷彿有些驚愕。

曲等皆是。余謂今之時髦人物。亦有一至十字之祕訣。或問其訣若何。余曰。一等法螺。兩片厚臉。三句馬屁。四兩骨頭（言其輕也）。五色面孔。六國語言（謂洋涇浜話）。七孔心思。八字鬚鬚。九句謊話（即諺所謂十句九丟落）。十足風頭是也。

余嘗謂自民國以來。各物騰貴。惟有二物。一則並未加價。一則反較舊日之價爲賤。或問此二物何名。余曰。一即吾儕在茶寮啜茗時。常有形似瀉三者。沿檯兜售。挖耳之竹籤（俗名

連忙說道。當初總統夫人沒有發跡的當兒。我曾代他批過命單。我說的話。如今是怎麼樣了。大凡經我口中照八字上直說的話。要比放炮還響。那裏會得不靈驗呢。那婦人道。我倒請教先生。排排我的八字。但看我的命宮裏。要受到幾時的磨蝎呢。說到這兒。兩行珠淚不由的掛了下來。法羅主人早存了一條憐香惜玉的心。見這模樣。心下委實不忍。故意搭趣着道。但不知遭的是怎樣的磨蝎啊。那婦人噙着眼淚。聲音很低的道。不瞞先生說。我便是躍子弄的賽梨花。恍惚記得一年前先生還到過我家幾次的。先生仔細想想。還有些記得麼。法羅主人聽到這裏。當着人前。似乎有些面赤。急忙接腔道。我是沒有這回事。大約是你記憶不清了。你只管銜接你的正文說下去罷。那婦人又接着說道。我今年受着銀根的影響。生意冷淡得多。那個砍頭的老本家。却說我不善逢迎。把幾個老主顧都斷了門。

消息子）從前每枚售一文。今仍售一文。此則並未加價者也。一爲市上所售之曆本。從前卽至普通者亦須售四五十文。今則仍售二三十文。此則反較舊價爲賤者也。

甲乙二童爭論造塔事。一謂造塔皆自上而下。一謂論理當自下而上。（吾國從前有此笑話）久而不決。折衷於余。余曰：以中國人之習慣言之。造塔當自上而下。二童問何故。余曰：吾國從前辦學堂者先辦大學。再辦中學。然後乃辦小學。卽今恢復議會

路了。我和他搶白幾句。他從此拿我當做眼中釘。在他勢力範圍以內處處地方都要受他一種非人道的虐待。我沒有法想。只索忍辱含羞。一天一天的挨受下去。前天下午太陽還沒下山。可惱老娘姨拖了進來一個貴州客人。滿身的狐騷。倒也不去說他。爛斷的鼻孔還沒收口。裏面的膿血直流。腥臭難當。聞了真要作嘔呢。我那天恰在病中沒精打采的給那臭客人看了一付冷臉。那客人看我待他很冷的樣子。拔起腳來就跑。其實他自己身邊不名一文。還是走爲上着呢。本家娘以爲我回絕生意。怒不可遏。立刻拿了一根皮鞭子。向我渾身上下。一陣亂鞭。我疼得幾乎暈了過去。說了許多求饒的話。也是無用。後來還是他自己打不動了。方才歇手。我事後用手摸摸我的渾身。彷彿皮肉上都爆起了青筋。隱隱的在那裏作痛咧。我昨晚得着一個奇夢。夢見我苦命的母親和我抱頭大哭。我問他當

者亦先復國會再復縣會至市鄉議會之恢復者尙罕有所聞非皆自上而下的鐵證乎。

笑話新錄

廣·夔

△五分鐘後

教師問小學生道：「現在壁上的鐘時針正指着十二點。你可知道隔了五分鐘後。時針要指在那裏了？」小學生說：「仍是十二點鐘。」教師說：「不對。怎麼仍是十二點鐘？」小學

初賣兒的錢。如今還剩幾文。我母親掩面悲啼。我見那副慘狀。心如刀割。一覺醒了過來。枕邊都溼透了一大塊呢。我本是清白人家的女兒。我父親也是讀書種子。生平也沒作過什麼孽。只爲我十八歲的那一年。父親染疫去世。地方上恰巧大鬧飢荒。我母親熬着半個月不進粒米。後來餓得頭暈耳鳴。不論用甚麼方法。再也熬不過了。只索橫了心腸。把親生的女兒。推下火坑。我只要想着過去的慘史。不知怎樣。彷彿覺得眼前漆黑。連得房屋也會旋轉呢。我究竟不懂。我還要挨受幾年的苦痛。才得苦盡甘來。先生決斷如神。請你照我的八字直說。說好說歹。決不見怪。果真我的命宮裏。一輩子有白虎星臨頭。永遠沒有出頭的希望。只要先生肯照命真說。我也可以死心塌地。沒有別樣的希望呢。法羅主人和那婦人對面。對的坐着。聽了這番話。臉上現出一種不豫之色。很偏促的道。我聽了你的話。我

生說：「先生，你可知道壁上的時辰鐘已經停了麼？」

△最親愛者

先生問學生道：「誰是你們的最親愛者？」有人說是哥哥，有人說是先生，獨有最小的亨利說：「一個女人是我的最親愛者。」先生說：「你也愛一個女人麼？」亨利說：「我的母親難道不是女人麼？」

鄉下人不識西文

却沒有問你的時辰八字，你叫我怎樣排算呢？那婦人含着眼淚想了一會，才緩緩地道：「二十八歲乙未三月十九……」

法羅主人聽到這裏，面色有些變了。座中還有五個未及排命的婦人，聽了第一個婦女的說話，瞧到法羅主人的臉色，再仔細瞧瞧窗上高貼總統夫人的命單，一個個再自己默忖着自己的八字，大家面面相覷，各人的臉上都露着一種驚異的顏色，當下也說不出什麼話。

法羅主人支吾了一會說話，恍惚好像引觸了什麼電質，那五個婦人一窩風離開座位了。

歇了兩天，法羅主人命相館的門口彷彿有一對噬人的猛虎，嚇得人家裹足不前。原來那五個婦人當中一個是城東的王寡婦，死了丈夫，一無積蓄，那些富親貴族非但不肯幫助他，反而用許多鬼計。

瞻。廬。

鄉間孩子新自學校中放假回家朗
誦英文拼法云「皮意皮」皮屋僕
「反覆誦此二語可百十徧門外適
過一冬烘學究聞而嗟歎曰是孩也
可謂明白書理者矣彼云「皮衣敝
」敝而罷」此卽論語所云「衣輕
裘」敝之而無憾」之意皮衣敝言
皮裘已破也敝而罷言皮裘已破便
卽罷休無須懷恨也少頃又有一流
氓阿大過門聞而大怒曰是孩可惡
彼以我爲惡霸而欲與我避面口口

鄉下人不識西文

去。欺。凌。他。如。今。幾。乎。沒。有。飯。吃。將。近。餓。死。了。一。個。是。南。村。水。月。庵。的。
尼。姑。靜。能。聽。說。他。便。是。從。前。蘇。州。城。中。的。國。色。于。小。姐。一。個。是。西。門。
姓。金。的。縫。窮。婆。在。三。天。工。夫。內。上。了。七。回。吊。投。了。兩。回。水。都。給。人。家。
救。了。下。來。的。一。個。是。北。關。在。一。家。胡。公。館。裏。當。奶。娘。的。他。家。丈。夫。前
清。還。是。秀。才。出。身。如。今。當。了。一。家。國。立。的。小。學。教。員。辛。苦。了。大。半。年。
連。得。一。個。制。錢。都。領。不。着。偏。偏。今。年。夏。天。鄉。下。又。淹。大。水。全。家。逃。出。
命。來。還。是。沒。有。飯。吃。胡。秀。才。只。得。硬。一。硬。心。腸。把。自。己。襤。褸。三。月。的。
男。孩。子。拋。到。毛。坑。中。悶。死。迫。着。他。妻。子。去。到。人。家。闊。公。館。裏。當。奶。娘。
可。憐。他。妻。子。也。不。是。吃。人。家。飯。的。人。受。盡。委。曲。心。下。正。二。十。四。分。不。
願。意。詎。料。這。家。闊。公。館。裏。的。闊。少。爺。懷。着。歹。意。他。不。敢。久。留。提。心。弔。
胆。的。溜。了。出。來。一。個。是。中。街。上。的。徐。少。奶。奶。今。年。不。滿。三。十。歲。的。人。
已。經。嫁。過。九。個。丈。夫。因。爲。徐。少。奶。奶。命。硬。似。鐵。嫁。一。個。丈。夫。死。一。個。

二十八歲

四三

聲聲卻云『避一避』避惡霸』出言不遜我必向之理論也少頃又有一歪嘴阿二過門聞而冷笑曰是孩如此輕薄竟敢笑我歪嘴耶明知我下扒（卽下頰）歪斜乃欲與我相比而云『比一比』比下扒』促狹甚矣少頃又有一啞喉嚨阿三過門聞而忿忿曰是孩忒煞欺人笑我嗓音太低稍變便成啞吧因曰『變一變』變啞巴』彼與我何仇而乃咒我爲啞巴耶於是流氓阿大歪嘴阿二啞喉嚨阿三相率入門欲飽孩子以

丈夫如今徐寶蘭又病重了。這五個婦人聽人傳說報紙上載着一條法羅主人的廣告說總統夫人的八字是二十八歲乙未三月十九日吉時生的他們五個人不覺暗自吃了一驚這天想去質問那位法羅主人問問各人自己一樣也是總統夫人的八字爲什麼麻榮枯得失竟有天壤之分呢或是眼前受些厄運將來還有總統夫人之望呢正要按次的開口動問只聽最初的那個婦人背誦一段墮落的歷史很爲傷心末了吐了他自己本人的八字法羅主人臉上頓時露出很窘的樣子半晌也說不出話來那五個婦人大家意存忠厚落得將各人要說的八字也不必說了各人的心下却派定窗上高貼的那張總統夫人的命單必是假造無疑猶如是一張紙紮的老虎如今却一拆就穿了有人說前任的總統夫人的的確確是乙未年三月十九生日的

老拳幸冬烘先生搶步入門爲之引證書句解釋誤會孩子乃免於厄記者曰冬烘先生強作解事實則亦一門外漢也。

老婆和鹹肉

覺迷

夫妻兩人同坐桌上吃飯。桌上擺着兩隻碗。一碗是炒蘿蔔。一碗是乾鹹肉。夫夾着一塊鹹肉送進嘴裏的當兒。妻問夫道。老婆（與蘿蔔諧音）和鹹

老婆和鹹肉

確確是二十八歲。只是沒有到過法羅命相館批過命單罷了。唉！一樣是個女人……一樣是個二十八歲……



誰疼愛他

范烟橋

那年我和老友徐孺孺到洞庭山去看西山的桃花。石公山的奇石。還來在東山一家茶葉店裏過了一夜。本來我們和茶葉店老板潘成材是素不相識的。因爲在沒有出發以前。有一位老先生特地介紹給我們。說是潘老板狠歡喜結交朋友。他在那裏。很有些面子。凡事都可以免掉吃虧。我們聽了。自然樂於拜訪了。那天兩下相逢。真

誰疼愛他

四五

不亦快哉

肉的滋味。那一樣好。

夫道自然鹹肉好。因為鹹肉是有鮮味的。蘿蔔沒有鮮味。蘿蔔怎能及得上鹹肉呢。

妻聽了這話。伸手掌夫的頰道。怪道你天天晚上不回來。原來在鹹肉莊裏吃那鹹肉呢。

不亦快哉

受真

秋窗夜雨。白無聊。賴忽來舊友。抵足談心。不亦快哉。

離疼愛他 四六

是一見如故。

潘老板把家釀一大瓶。端出來餉客。起初還有些客氣。後來運客氣都沒有了。各自放量喝飲。三個人都飲得面紅耳熱。那時天氣正在榴紅照眼的時候。晝間的時間很長。我們從正午直飲到午後三時。覺得下半天的光陰。還有大半。正可利用。便想近處游玩。潘老板說。五龍山離開這裏不到十里。很可以去一回。我們說。可是走去麼。他說。有小船在着。可以坐船去。我們便十分滿意了。當下他分付傭工去整備。我們慢慢地走到後河邊去。經過內室的當兒。有一個少年起來和我們招呼。他正在吃飯。我們觀察他。獨自一人。據了一個桌子。很是自得其樂。並且有酒壺放在一邊。估量起來。一定是潘老板的自家人。我們就向潘老板問訊。他說是小犬。但是他身上還穿着一件布夾襖。顏色非常暗舊。和潘老板金鑲牙齒滿口。綢夾袍。緞馬

提三尺劍。殺賣國賊。執一枝筆。誅奸
佞。人不亦快哉。
幾樹垂楊。一灣流水。苔磯獨釣。罾滿
歸來。不亦快哉。
倉有餘糧。囊有餘錢。賑濟災黎。施贈
貧苦。不亦快哉。
烈日炎炎。汗流如注。涼風陡起。披襟
當之。不亦快哉。
三五良辰。月圓花好。率妻挈子。同步
公園。不亦快哉。
網得池魚。鋤來冬笋。二三知己。煮酒
高談。不亦快哉。

不亦快哉

褂的裝束。很不相稱。現在的家庭狀況。只有父親穿着破舊。兒子天
天換新鮮。沒有像他們父子的顛倒的。因此我們很是懷疑。到了後
河邊。我們下了船。他自己不去。却派了一位經理收買茶葉的先生。
伴着我們同去。在呀啞櫓聲。潑刺水聲的中間。我們便把潘老板的
家庭狀況。知道個詳盡了。

方纔所見他的兒子。八年前在上海有名的大學裏讀書。雖是不過
中學的一年級。爲着環境的幫助。從表面看他。竟和大學生也差不
多。因此繼續讀了兩年。就在一家公司裏做事體了。那時潘老板也
在上海經營茶葉的出口營業。很是得利。日間分道揚鑣。夜間父子
團聚。潘老板經濟學很精明。眼見上海居不易。因此也不把家眷帶
來。好在家裏也開着店舖。少不掉照管的人。並且到了春天。茶葉上
市。家裏更是需材孔亟。那小開雖是每月也有三四十塊錢的薪水。

誰疼愛他

四七

紅 聯

涉。西。子。湖。遍。遊。十。景。驚。人。佳。句。贏。得。
滿。囊。不。亦。快。哉。
聽。稚。子。讀。觀。幼。女。書。喉。音。清。脆。筆。姿。
娟。秀。不。亦。快。哉。
郊。原。空。曠。秋。草。初。黃。仰。視。蒼。天。高。歌。
一。曲。不。亦。快。哉。

紅聯(續)

飯。牛。

李鐵笛。

岳銀瓶。(宋岳飛之女。世稱銀瓶

小姐)

誰疼愛他

四八

總不夠開支。老板時常給他些用用。一年結算。或者也要薪水的數目呢。本來老板的意思。不過要他懂些生意經絡。將來好發揮光大。並不想他賺人家的薪水。養家活口的小開也知道這個道理。便稱心遂意的混去。後來他成了親。也是和潘老板一般辦法。並不在上海組織小家庭。但是少年人能夠自己裁制的。能有幾人。況且他又有很從容的財源。自然留連花叢。樂此不疲了。也不要怪他。就是潘老板也是不能免。畢竟他算盤打得精。把心愛的娶了做妾。就在上海成立臨時家庭。不料這一年上。小開爲了過分荒唐。給公司裏辭退了。年節又是帶累許多小債款。因此潘老板很有些厭惡他。人家說起來。總是受了納寵的影響。其實是冤枉的。究竟也是小開自己不好。太不檢束了。本來潘老板要替兒子謀一席職務。並不煩難。不過小開不規矩的壞名聲。却流傳得很廣。那些小差使。潘老板也不

朱蘭庵。

杜筱舫。

(清杜文瀾同治中江蘇)

潘司。愛民如子。張文祥刺馬一案。

杜氏審理。保全極多。

范煙橋。

汪雲壑。

(清揚州人名。著過眼

詞一卷)

趙赤羽。

傅白毛。

(清初太原高士。傅青主

之子。名眉。字白毛。太原五高士傅

氏父子居其二)

嚴美孫。

願意大些。又是沒個敢承教。因此遷延了半年。還是沒有着落。並且

這半年內。消耗仍舊沒省。是不必說。他另外又受了終身廢人的雅

片烟癮。潘老板知道了。十分憤怒。但是自己也有這嗜好的。似乎責

備兒子。有些口軟。後來他察看兒子。再也不能久留上海了。便分付

他還家去。叮囑他在店裏管些帳目。一方面他先自挨着痛苦。把二

十多年的老煙癮。立志斷去。畢竟有志者事竟成。生了一月病。竟把

煙癮戒絕。然後嚴重監督兒子。逼他依樣葫蘆戒去。論理二十多歲

年紀。戒烟並不困難。要是教訓嚴一點。自然可以脫去惡累。誰知却

惹起了潘老板妻子的反對。以為潘老板寵妾欺妻。還不夠。連獨養

兒子都要苛待。屢次要和老板拚命。儘讓老板把坐吃山空的話。說

得唇焦舌敝。那位老板太太總是不原諒。老板憤恨非常。索性要脫

離關係了。那壓老板太太方纔軟化下來。答應用鐵尺磨針的功夫。

紅 聯

難 疼 愛 他

四九

紅 聯

姚梅伯 (清姚燮工古文詞與吳

江郭麐類伽齊名)

吳雙熱

戴一清 (清初蘇州元妙觀簑衣

真人殿羽士有道行)

程小青

李太白 (唐李白字太白稱詩仙

豫舫舊主

龍閣老翁 (宋黃庭堅號魯直別字

山谷一字涪翁又字龍閣老翁)

大膽書生

多情公子 (清宰相明珠勢傾天

誰疼愛他

五〇

勸化兒子。結果還是每天私下給幾個錢。與兒子。讓他過一回急癮。小開爲了不得老板的歡心。常是悶悶不樂。離開繁華熱鬧的樂地。來到荒僻枯寂的苦境。自然一百廿個不高興。因此對於店務。並不認真。並且他中餐夜餐。必須喝酒。有時耐不過冷靜。還要到俱樂部裏去打牌。老板不能阻止。只得在經濟上把持限制。雖是老板太太時常接濟。究竟財權不在手邊。很難舒服。管帳的又是謹守老板的命令。不敢通融一點。簡直使他來源斷絕。實在沒有法想。只得向朋友借貸。老板對於債項。絕對不肯擔負責任。因此不久也是借貸無門了。幸而那些夥友。一來念賓主之情。二來有錢在手。給他瞧見。逼着要借。怎好堅拒。但是借了不還。很使人愛莫能助呢。他的妻子。本來很有些錢的。爲了他偷取了幾次首飾出去。便也不接濟他。並且終年住在母家。成了無名義的離居了。他實在百計俱窮。便把衣裳

下。子納蘭容若。無貴介習氣。愛才如命。吳漢槎顧梁汾之獄。容若竭力營救。當時謂之多情公子。

馬二先生。

王三公子。

（小說劇本中有王三

公子其人借對之。）

海上漱石生。

山中怡雲客。

（晉陶宏景詩。山中

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清吳縣葉蒼生廷琯

住洞庭縹緲峯下著書作畫。自題

山中怡雲客。慕宏景之爲人也。）

紅 聯

送到長生庫裏去。所以老板索性硬着心腸。任着他怎樣恐慌。一些不顧問。只照老數給了他一份用款。不管他足夠不足夠了。要是到了冬天。我們見了。也有些惻隱之心。但是此公真的像劉阿斗。抱不上樹。誰也不說是可憐不足惜呢……

那時已經到了五龍山。我們上了岸。到山上一個寺裏去。隨喜一回。喝了一頓茶。便下山還船。在歸途中間。我們又把這回事談起來了。我們說。究竟潘老板只有這個兒子。也不合這樣的待遇。雖是他自暴自棄。但是任着他灰心。把青年犧牲了。並且他們小夫妻離居了。更足以使他精神上不愉快。那經理先生說。我們老板的意思。希望那姨太太掙氣。養個老來子了。我們說。不知小開的心裏。可轉什麼念頭。他知道不得父母的憐愛。將有極大的損失了麼。那經理先生說。他管什麼。橫豎老板年紀已大。他雖不敢寫待父天年票。但是他

誰 疼 愛 他

五一

吹毛錄

小琴

河南路有一家變相的三進鞋子店。門口掛了兩塊招牌。一塊上面寫的是「水陸體操」四個字。諒來這家鞋子店裏面的老班和夥計。都能夠水陸體操。或者就是他廚窗裏陳設的那些鞋子。能夠水陸體操。亦未可知。但是還有一塊招牌的四個字。那是更加好笑了。你道他上面是四個什麼字。原來就是那「專造男女」的四

的存心。一定天天在那裏希望大樹快些倒下來。好盡量的吃那果兒呢。

歸途雖是和去的路程。沒有分別。但是我們在船中。除掉講潘老板家庭狀況以外。還夾雜許多閒話。什麼風景怎樣好。茶葉的銷路怎樣興旺。甚至連家常瑣碎。也有時說到。可知我們真是無所不談了。因此也不覺得風逆的遲緩。到了市上。潘老板出門去了。我們便和小開閑談。他似乎以為我們沒有知道他遭際的地位。他並不覺得外觀有一種破綻。足以使我們懷疑。他還是很有勇氣的。把他的經歷和學問經濟說出來。要是我們沒有聽見過他的身世。一定很佩服他是個有志的青年呢。本來我們應該盡朋友之道。進一番忠告。使他回頭。但是這不是太愚笨而癡直麼。後來潘老板來了。招着吃夜飯。我們請小開來同席。潘老板只是阻擋。並且見他時常搖頭說。

個字。不想這家鞋子店。他能夠水陸體操。還不算稀奇。而且還能夠專造男女。這家鞋子店。真真可算得店小貨多了。然而那家鞋子店。自從這塊「專造男女」的招牌掛了起來。到現在不知道有多少不能生育的婦女們。去請教過哩。我勸那家鞋子店。快把這「水陸體操」「專造男女」的兩塊招牌。拿了下來。不要再懸掛在馬路上。和人家尋開心罷。

羣按。市上不通之招牌。諒不止此數。讀者如有發見。何妨一吹其毛。

吹毛錄

兒子不肖。我們也不去聽他重復的報告了。到了明天。我們辭別了他。離開洞庭山。那時潘老板還送了許多土產。我們約他來盤桓幾天。他說很好。我很願意在外邊遊玩。散散心呢。

以後他每年總要來一回。和我們喝幾回酒。有幾家店舖。欠了他茶葉帳沒還。他很是慷慨。人家還了他十分之二三光景。他就滿足了。他說。橫豎有了不肖的兒子。也不必多給他揮霍。要是一個錢也不客氣。未免太無情理了。他並且說。預備收束一切的營業。吃幾年安逸飯了。

徐卓呆先生所著『不知所云集』吃飯時讀之。可以噴飯。吃茶時讀之。可以噴茶。不吃東西時讀之。可以噴空氣。諸君不信。請一試之。

濟羣介紹

誰疼愛他



薺菜開花結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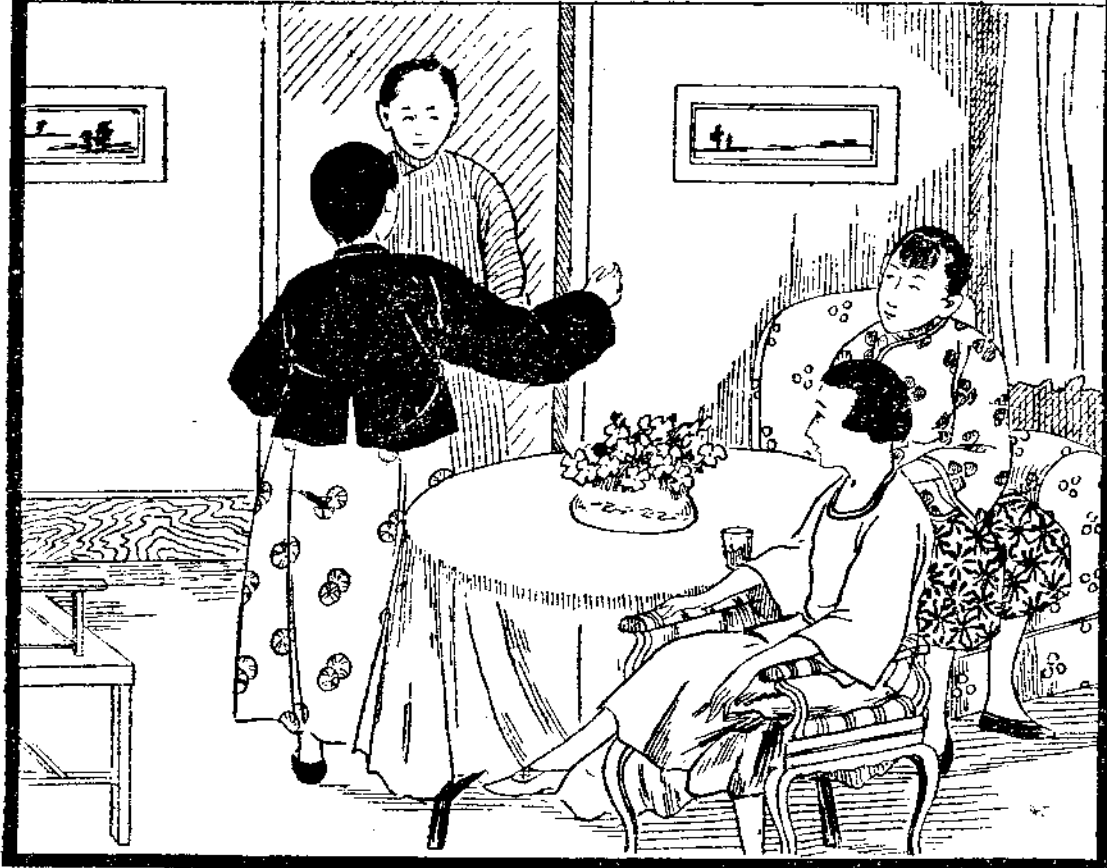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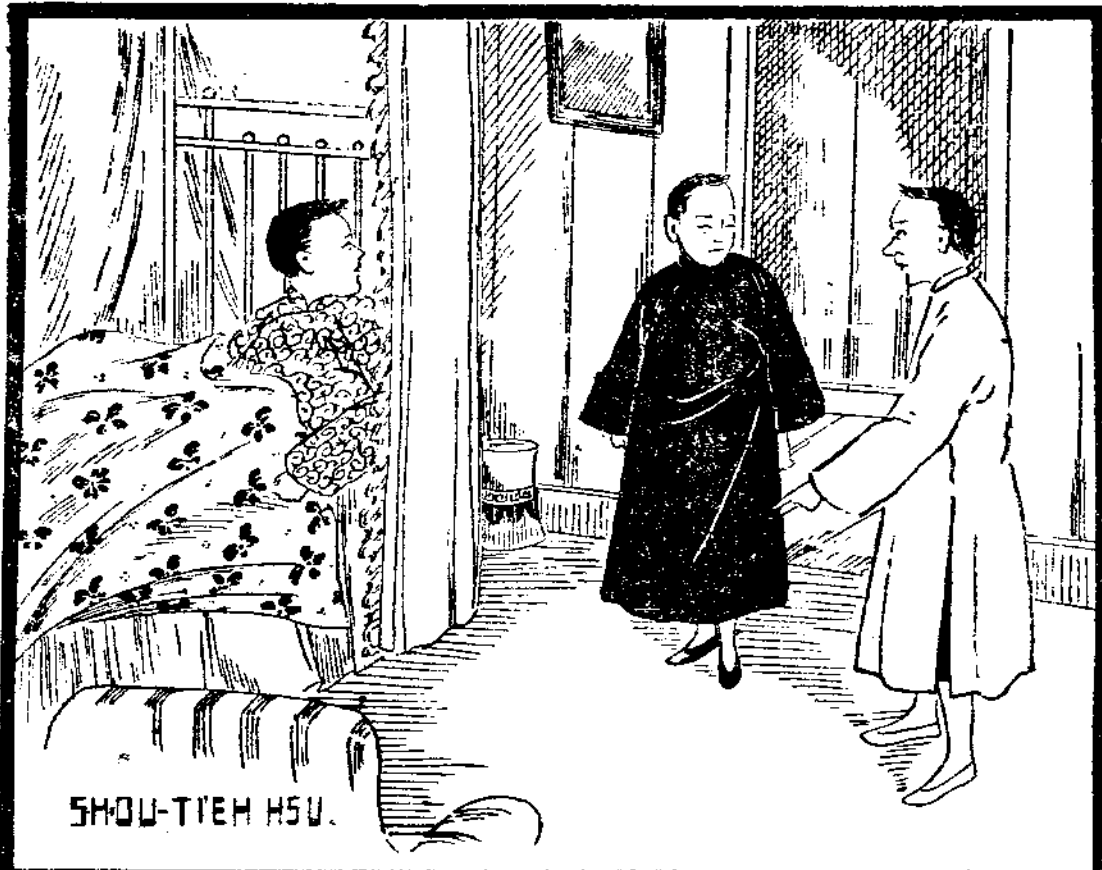
水秋川穎 首十

俗語有云。三月三。薺菜開花結牡丹。蓋譬喻語也。今衍其意。作七絕十章。用意蕪雜亦自知之。願閱者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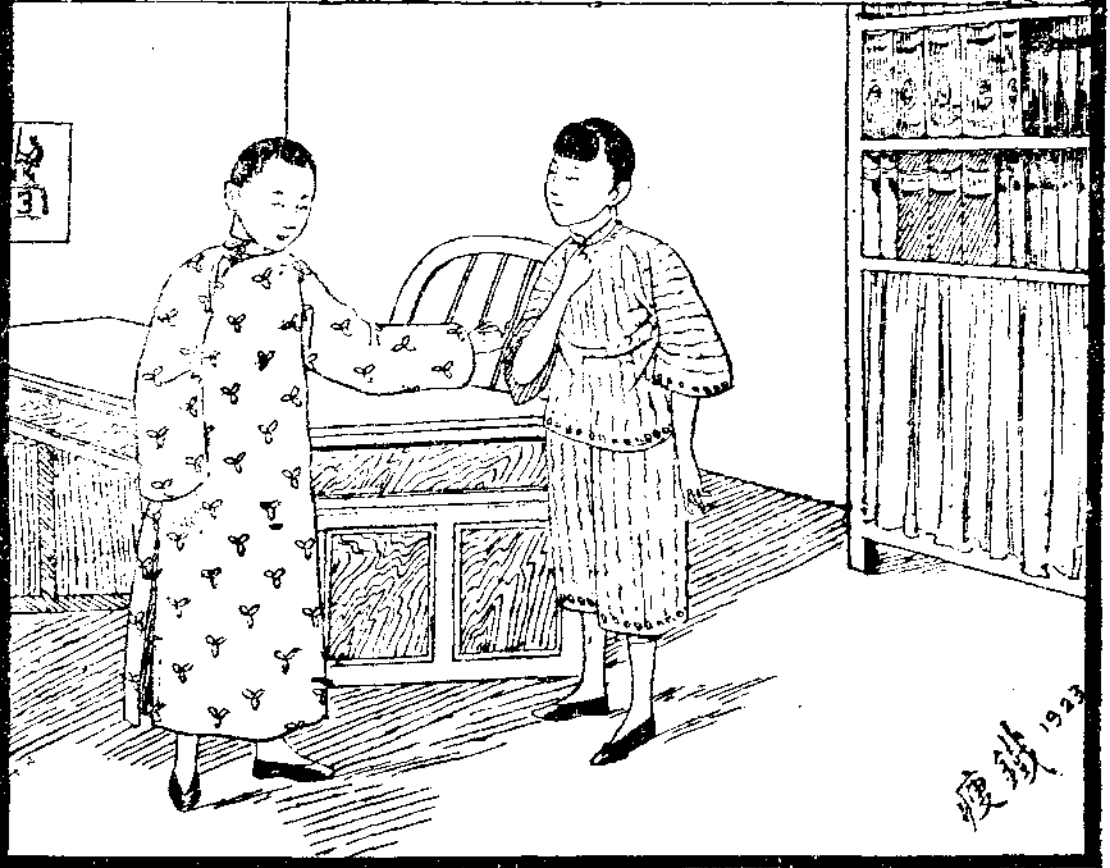
薺菜開花結牡丹。議員如薺產生難。全憑綠葉扶持好。扶上臺來便改觀。
薺菜開花結牡丹。武人如薺簇成團。草頭蠻具花王相。萬紫千紅護將壇。
薺菜開花結牡丹。學生如薺被摧殘。願君修得無雙品。刪薙休驚似刈蘭。
薺菜開花結牡丹。紛紛政客本寒酸。素貧賤變素富貴。從此無妨任素餐。
薺菜開花結牡丹。商人如薺被輕看。只須贏得陶朱富。魏紫姚黃平等觀。
薺菜開花結牡丹。富家姨太出勾欄。天香國色仙姿艷。肯念從前苦萬端。
薺菜開花結牡丹。貧兒暴富滿心歡。昔時小草今奇卉。忘却當年雨露乾。
薺菜開花結牡丹。乞兒好夢到邯鄲。夢中作得王侯貴。一覺醒來沒被單。
薺菜開花結牡丹。新新文化奪詞壇。韓蘇李杜歸淘汰。胡說詞多反不刊。
薺菜開花結牡丹。榮枯往復太無端。祇因變化多奇幻。冷眼旁觀且倚欄。

第三十五回

造謠言面搗鬼



第三十五回 中詭計背地求醫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三十五回 造謠言當面搗鬼 中詭計背地求醫

話說錢堯光的跑腿黃六。陡起不良。意欲將堯光從老子那裏偷出來的金鏹。捲一票逃走。不過沒曉得他身邊共有多少。打算先量一量他的梢。然後再決進止。故而假意對堯光說。現在住棧房。身邊若帶錢鈔。倒也要小心謹慎些纔好。皆因上海新出一種隔壁算。專門用邪術偷人身邊的東西。不論金銀財寶。被他一算。就從你身上飛到他身上去了。棧房中這種亂子。已出過好幾回咧。好在我身上常常連沙壳子都沒一個的。不愁有人算計。小開身邊若有銀錢鈔票貴重東西。必須先用解法解過了。方不慮其疎失。因爲這隔壁算用的是五鬼搬運法。同白

蛇傳裏白娘娘盜庫銀似的。他們先到棧房中揀幾個房間住過了。遺下或虫或蟻一樣活東西。日後這房間裏有別個客人來住了。他們祇須在家裏作起法來。這裏不論箱籠中。或者人身上的貴重物件。都能被這活東西偷了回去。令人難以防備。聽說前幾天有個客人。手指上帶着一隻金鋼鑽戒指。睡過一夜。就此不知所往。你道可怕不可怕呢。堯光聽說不勝駭異道。上海地方竟有這等事。怎我從前沒聽得有人提起呢。黃六道。這還是新近出的事。你小開已多時不曾出來。無怪沒有人對你談起了。堯光點頭說原來如此。不過解法怎樣。你也得告訴告訴我呢。黃六道。那須要看你身邊帶的是甚東西了。洋錢有洋錢的解法。鈔票有鈔票的解法。珍珠寶貝有珍珠寶貝的解法。多少咒語也各有不同。那能告訴得盡許多呢。堯光聽了。信以為真。即忙將身邊用剩的一百數十元鈔票和一百十八個金鎊都摸將出來。解開給黃六觀看。問他怎樣解法。黃六一見眼都紅了。估

量。這。些。金。鏤。足。值。一。千。開。外。洋。錢。此。番。錯。過。機。會。再。候。他。有。這。許。多。錢。的。時。候。不。知。要。守。到。何。年。何。月。呢。他。眼。中。看。得。分。明。腹。中。主。意。也。早。打。定。聽。堯。光。還。不。住。問。他。解。法。因。就。鬼。畫。符。假。造。了。四。句。咒。語。令。他。脫。一。隻。襪。子。下。來。將。鈔。票。金。鏤。都。袋。入。裏。面。睡。時。候。壓。在。枕。頭。下。面。就。不。致。被。隔。壁。算。作。法。偷。去。了。堯。光。聽。他。說。得。神。氣。活。現。也。半。信。半。疑。的。依。他。法。兒。行。事。黃。六。背。後。還。笑。他。上。了。自。己。的。當。呢。今。兒。堯。光。因。爲。昨。晚。在。老。四。家。中。未。得。好。好。安。睡。的。原。故。就。在。棧。房。中。打。了。個。中。覺。黃。六。覺。清。天。白。日。難。以。下。手。也。在。旁。邊。一。張。沙。發。椅。子。上。橫。一。會。兒。養。養。神。預。備。守。一。個。機。會。撈。得。他。的。錢。襪。袋。兒。溜。之。大。吉。的。不。意。靜。對。靜。不。多。時。兩。個。人。都。睡。着。了。他。們。睡。時。候。忘。却。關。閉。房。門。倘。在。新。式。的。大。旅。館。中。即。使。你。房。門。開。着。也。沒。人。敢。亂。闖。進。來。的。偏。偏。這。回。黃。六。算。替。堯。光。經。紀。開。消。之。意。帶。他。來。住。這。一。所。老。式。小。旅。館。開。着。房。門。便。不。時。有。那。賣。花。和。賣。吃。食。東。西。的。人。進。來。兜。售。黃。六。一。瞌。睡。

醒。忽嚷帽子失竊了。喚茶房進來問時。茶房說。我們都在外面。沒照顧着房間裏頭。客人要打瞌銃。就該把房門關了。自然沒人進來。不然我們不奉呼喚。是不進來的。客人睡在裏面。我們在外間。怎得知道呢。黃六還要教茶房賠。茶房不依。黃六命他喚管賬的進來。吵鬧聲音。把堯光驚醒了。問其所以。黃六告訴他自己睡着了。茶房不該放人進來偷了他的帽子。所以要他賠償等情。茶房也申訴一切。堯光聽了。也覺黃六的話。於情理上說不過去。既然自己未閉房門。失了東西。怎能怪外面的茶房們不小心呢。當時不便怪他。祇說一項帽子。所值無幾。茶房們都很苦的。也不必教他賠了。少停我出錢買還你一頂。就是。黃六還不願意。唧咕說。這帽子應該教他們賠的。要你小開認賬。洋錢豈不用得太冤枉了。堯光笑說。算我多給了他們幾個錢。小賬就是咧。黃六方不言語。茶房們也道謝而出。背後都稱讚堯光慷慨。黃六忒殺蠻橫。來時候他戴的那頂帽子。又髒又舊。值不到一

兩角錢。那個還要偷他的。也許他借此訛詐別人。想換一頂新的戴戴罷了。不表。茶房們背後議論。且說房間中黃六還怒氣不息。堯光笑他太痴。說你那頂帽子。新的也不過一塊多些錢的事罷了。何況已戴了多年。偷去就偷去咧。還要懊惱什麼。俺這裏賠你兩塊錢罷。請你休得再裝這種討厭面孔了。說時就向枕頭底下取錢。陡的叫聲阿嚨。黃六驚問做什麼。堯光說我那襪子沒有了。黃六道。一定也被那偷帽子的賊偷去咧。這班茶房實在可惡得很。堯光頓足說。你的帽子不。打緊我那襪子。連性命都在裏面呢。黃六笑問此話怎講。堯光說。你不是教我破。隔壁算的法。把金鎊鈔票都藏在襪子裏面麼。黃六也想了起來。急得什麼似的。說這便如何是好。我原說這班茶房放鬆不得的。都是你慷慨把他們打發開了。帽子不教他們賠別的。他們還肯認賬麼。堯光垂頭喪氣。臉也急黃了。說我料不到隔壁算沒偷我的。却被三隻手來偷了去。也許是命中注定要失竊的呢。說時

心中好不難受。暗想我用了多少心機。從老子賬房中偷出這些錢來。還沒適意。到兩足天。仍舊弄得不名一錢。早知如此。就不該多出這一隻手的。現在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想來好不後悔。黃六却安慰他不必生氣。銅錢銀子都注在命裏。也許你小開時運未通。所以觸着這種霉頭。好在你老的家計還大。他死了之後。偌大家私。豈不都是你的了麼。那時三隻手也偷不盡你這許多咧。堯光的意思。還想喚茶房進來問問。究竟有些賣什麼東西的人。到房間中來過。慢慢的也可設法偵探。黃六說。小開到底是年紀輕。不曉得外間這班人的壞處。適間爲着一頂帽子的事情。他們還推三話四。不肯擔負責任。現在事情大了。他們罰咒也不肯說實話的。這是一定之理。問他們反容易招搖。倒不如暫守秘密。將此事全權託付了我。讓我一個人明查暗訪。也許日後能可訪得出一些兒眉目來。亦未可知。小開你道是不是。堯光此時那裏還有什麼主見。聽黃六這般說。就覺他的話

大有道理。不過身邊不名一錢。連襪子也祇剩得一隻了。如何出得門口。而且家裏不敢回去。腰無半文。往那裏存身。這可是兩樁難題目。因對黃六說了。黃六道。那倒很容易解決的。小開沒襪子穿。我足上的脫給了你。就是。雖然脚跟底下有兩個小洞。穿上鞋子就看不出了。還有你回家恐怕老頭子責問的話。究竟你拿他東西的時候。沒有旁人看見。無憑無據。儘可賴他一個乾淨。只說沒拿。昨天是出來找朋友的。未必一夜之間。這許多錢就用得完呢。好在祇隔得一宿回去。若耽擱日子多了。就不免有口難分辯咧。黃六說着。堯光不住點頭。他始終以爲黃六是一個好人。所出的計較。也比諸葛亮高上好幾倍。當下就穿了他的破襪。依計回家。彼溪一見。嚴辭詰問。堯光照黃六的話兒對答。果把彼溪弄迷惑了。想他出去祇只一夜。未必竟能用得完這許多錢。不免又疑心別個人偷他的了。嚴查密問。家中頓時鬧得天翻地覆。堯光依舊將他的荳芽。按下休表。再說這回棧房

中偷堯光錢的人究竟是誰。逃不過看官們明眼。當然是狗頭軍師黃六了。他趁堯光熟睡之時。藏過他的襪袋。把自己一頂破帽。開後窗拋了。故意大驚小怪。驚醒堯光。居然得售妙計。又設法將他哄回家去。知他日內不得出來。自己儘可快意一時。黃六本來無家無室。茶坊烟寮。隨處是他的公館。此刻有了錢。倒也不想成家立業。以爲到老四那裏去窩着。實在比三妻四妾的適意多呢。皆因老四既不要他的開消。高興時候。摸兩塊錢出去挑烟回家抽抽。或者買了魚肉小菜回來。教人燒了。兩口兒對腳板吃吃。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意思。他一心以爲便宜。貨被他趨着的了。豈知第一樁不便宜處。就是那一夜他覺小溲作痛。暗自驚心。自己偷買了些解毒丸。服下之後。仍無效驗。曉得此病非求西醫打針不可。於是一連打了十餘次。數十塊大洋已經出鬆。算算可比花錢尋樂的貴得多了。而且病還不曾脫身。醫生那裏也跑得爛熟。這醫生姓魏。名喚允中。年紀祇只二十出

零據他自言在外國畢過業的。然而也沒人看過他的文憑。掛牌以來。生涯並不十分發達。皆因做醫生全仗說嘴。倒不在乎實學。倘能省下一二年醫學堂的學費用在報館裏大登廣告。儘可捏造幾個亡故的名人出來介紹。吹牛越大生意自然越好。這也是一定之理。惜乎允中不明此道。也因家計拮据了些的緣故。一掛牌就想賺錢。吝着告白費。以致外間沒人曉得他的名氣。你想教他生涯怎得發達呢。黃六因他的醫室和老四住處相近。貪其出入便利。所以上他那裏求治。允中也不過依法打針。照例收費而已。有一天黃六去時。恰值允中診室中有兩個女客在內。下手送上號卡。允中見是老主顧來了。恐其不耐久候。因對這兩個女客說。你們且請坐一會兒。讓我替那廝先打一針再講罷。說着按鈴命人引黃六入內。帶他到另一小間中打針。手續完畢出來。見這兩個女客都對他望着。黃六面皮雖厚。至此也不免紅了一紅。偷眼看這兩位女客。一個相貌與醫生相彷彿。

大約是他的姊妹。另外一個自己也認得他。便是堯光前歡張大小姐的妹子二小姐。不料也在這裏看病。黃六做賊心虛。恐消息被他傳給堯光知道。所以不敢讓他認清面貌。低着頭一溜烟出去。其實張二小姐焉能曉得他呢。因聞醫生說是來打針的。故此偶而一看罷了。另外這女客果然是醫生的胞妹魏麗娟。他們今兒來此。倒也並不是爲着有病求治的緣故。却完全出於一腔熱忱。來替一個朋友幫忙呢。這句話說來又是很長的。皆因女學生在學堂中讀書。也同男學生在學堂中一般。喜歡自相結黨。兩人一對心腹。秘密無不知道。雖古之刎頸交。無以復加。二小姐在華洋女學中。當然也脫不了這一種習氣。在先他同俞鞠如十分相好。後來鞠如貪利賣黨。改投G G 麾下。並將二小姐的情人。就是他哥哥俞蘭芳。也牽與G G 爲友。這一件事大傷二小姐之心。看破世界上男男女女。沒有一個好人。決意不交朋友。自己一個人單獨進行。別樹一幟。冷眼看他們的結局。

果然天從人願。沒幾時 G G 爲着遊戲場開鎗案發。遁走金闖。學堂中也除名削籍。鞠如仍變作單人獨馬。便是蘭芳也成了個未亡人無所依託。兄妹倆私議。仍再醮到二小姐這邊來。重修前好。然而二小姐可不願再收覆水。當卽嚴辭決絕。鞠如知他一時之氣。又因他在校還未有要好的朋友。故仍不時假獻慇懃。希圖二小姐回嗔作喜。便有他兄妹倆進身的門路了。二小姐明曉得他的用意。恐再一個人孤立下去。他們還要來纏擾不休。不如另覓相知。絕了他們的痴心妄想。罷。那時恰值他學堂中新來一個同學。姓吳名喚國良。也是個名門閨秀。初來未久。尙不曾有人同他聯絡。二小姐覺他門第還和自己夠得上。好在他兩個又是同房間的。沒幾時居然也結成一黨了。鞠如至此方大大的絕望。但他也是一個陰險之人。不免另有報復的計較。我且慢表。單說二小姐結交國良。原爲抵制鞠如兄妹的緣故。自己吃過了一回苦。已學得十分乖。曉得古人說的逢人且說三。

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怕。虎生三個口。只怕人懷兩樣心。這四句話原是一些不錯的。自己不願將心腹事告訴國良知道。彼此無非表面上的要好而已。國良之於二小姐。免不得也用同一手段對付。有幾樁不可告人之事。當然也祕不令二小姐知道了。這樣過了好幾月工夫。中間還隔着一個暑假。開學之後。二小姐見國良愁眉不展。容顏憔悴。彷彿有極大心事。担在他身上似的。因他不告訴自己。自己也不便問他。但起先幾天猶可。日子多了。覺天天對着這副愁容。未免令人不歡。二小姐忍無可忍。耐無可耐。只得啓口向國良盤問。國良正當愁腸粟六呼籟無門的時候。聽二小姐問他。便含羞帶愧。告訴他自己爲着誤解自由之故。在外間自由行動了。一回腹中不知怎的。結下了一個自由果兒。至今差不多已有數月。這件事告訴不得爹娘。商量不得兄弟。一個人獨担愁懷。進退無計。等情與他說了。二小姐聞聽也吃驚不小。問他這件事究竟同誰做的。國良初還不肯

吐實說這種禽獸。你也不問他了。但二小姐素性好奇。那肯置之不問呢。再三盤駁。國良掩飾不住。只得實說。就是同學俞鞠如的哥哥蘭芳。二小姐聽說芳心大震。急問你與他素無交往。怎得有這一段痕跡。國良說都是鞠如穿針引綫所致。起初幾次。他約我去看電影。介紹他哥哥同我相識。並教我瞞着你。我因不知他們是計。故也沒告訴你。知道後來他又請我到家中玩耍。指引我看他哥哥的房間。自己託故。他往以致中了他們的圈套。自此更不敢告訴你了。不意從這一回以後。他們對我反落落大不如前。我也不知他們爲甚緣故。不過人來人往。他們既這般對我。我也自然如此對他。所難以去懷者。就是那回受欺。這一段事罷了。偏偏冤孽留根。腹中彷彿有物。初還不甚。着意到暑假內。始覺信而有徵。那時候自己曾往找尋蘭芳。教他設法。不意此人人面獸心。竟不承認是他惹下的禍。你想教人氣也不氣呢。國良說到這裏。淚下如雨。二小姐也不住搖頭嘆息道。

不。料。他。到。今。日。之。下。還。要。這。般。作。惡。不。知。這。兩。個。惡。人。到。幾。時。方。能。夠。惡。貫。滿。盈。呢。怪。只。怪。你。沒。早。告。訴。我。的。不。好。也。是。我。自。己。不。曾。先。揭。穿。他。兄。妹。倆。假。面。具。之。過。不。然。決。不。致。再。有。這。種。罪。孽。造。出。來。咧。因。也。將。自。己。同。俞。氏。兄。妹。一。段。事。的。始。末。情。形。告。訴。國。良。知。道。國。良。咬。牙。切。齒。痛。恨。不。已。然。而。他。同。二。小。姐。商。量。的。這。件。事。二。小。姐。自。己。也。沒。臨。着。過。那。裏。有。什。麼。計。較。所。以。也。替。國。良。徬。徨。無。策。祇。能。夠。安。慰。他。暫。放。愁。懷。徐。圖。良。法。而。已。那。時。候。魏。麗。娟。在。學。堂。中。和。他。們。雖。不。同。黨。却。還。相。好。二。小。姐。偶。於。談。話。之。間。得。知。他。哥。哥。是。做。西。醫。的。猛。想。起。國。良。那。椿。事。料。想。醫。生。一。定。有。法。子。可。想。因。私。下。問。他。你。哥。哥。可。能。夠。替。別。人。打。胎。麼。麗。娟。當。他。戲。言。笑。說。你。這。人。開。口。老。沒。好。話。講。的。什。麼。打。胎。不。打。胎。我。一。些。不。懂。你。自。己。去。問。醫。生。罷。二。小。姐。挽。住。他。說。我。並。非。同。你。說。笑。委。實。有。人。要。請。你。兄。長。做。這。件。事。不。知。你。兄。長。肯。不。肯。因。此。先。同。你。商。量。商。量。呢。麗。娟。笑。問。是。那。一。個。不。小。心。的。做。

得這般不乾不淨。現在始教你來出後門。你須要先告訴我此人的名字。然後我再替你設法。二小姐恐說了名字。日後設。或他哥哥不肯答應。豈不與國良的名譽有礙。所以執意不說。兩人鬩了多時。麗娟還當二小姐自己出了毛病。故而這般着急。二小姐也情願他疑在自己的身上。免得說出國良的名字。日後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自己坐得正。立得穩。何愁別人說壞呢。麗娟情不可却。便先替他到哥哥那裏打聽了一次。講到打胎。原是椿本輕利重的好買賣。做醫生的大都很歡迎這種主顧。然而你要是上門求教他。他必定推却再三。方允接手。還說這種事。有傷人道。主義祇可偶一爲之。其實醫生們用藥。偶而不慎。連大人。大物的性命。尙且不免爲他們送掉。却在未出世的嬰兒面前。講起人道主義來了。豈非欺人之談麼。究其實在。不過故難其辭。敲敲主顧們竹槓而已。好在這回麗娟是同他哥哥商量。允中也不用做什麼生意門檻。祇問何人託他來打聽的。麗娟說。你

不必問他。此人乃是我的同學。現在你只消回一句能做不能做罷了。允中道：老實告訴妹妹。醫生無有不能做的事。我所以要曉得是那一個託你者。皆因這種交易很爲難。得必須要看人討價。一千八百三百五百都說不定。須要先估一估其人的家計。然後方定價錢。你若不說明白。教我那裏有討價的把握呢。麗娟覺此言果然不錯。究竟手臂條條都是朝裏曲的。他也不能不暗幫兄長一點。因就將張二小姐託他的情形。一一對他哥哥說了。允中知是一樁大買賣。不覺喜形於色。要知討價多少。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歷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編輯主任 嚴獨鶴
 理事編輯 施濟羣
 發行所 上海北虬江路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廣州漢口長沙

△價目▽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